

186

蕉風

游 祿
YEW LOKE HO
87, Taman Jay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號月四

目錄

文藝沙龍

氣人的事.....	文創(四)
認清時代。認清藝術.....	玲子(五)
蕉風，我們支持你！.....	賴雨琴(七)

論 文

作家多少錢一斤.....	外行人(八)
--------------	--------

小 說

翻種.....	張寒(十一)
生路.....	史立恆(三十)
藍色的房間.....	梅里美(三五)
月亮在我們脚下.....	梁園(四七)

散 文

橋的故事.....	許斯能(二二)
歐遊印象記.....	瑪戈(四二)

詩

四月寂寞一朵雲.....	北藍玲(二十)
在黑壓壓的路上.....	笛宇(二五)



蕉風月刊

第一八六期

一九六八年四月

Chao Foon Monthly

April, 1968.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23. 4. 68.

編者的話

去年今日，本刊決定向馬來西亞化的大道邁進，今年今日，本刊已完全達到馬來西亞化的目標。自本期開始，本刊發表的創作和翻譯，都將是本地作者的心血，此外，我們還將邀請專人編撰馬華文學史和馬來文學史，希望本刊能逐漸成爲一本具有代表性的本地文藝期刊。

這一期，「文藝沙龍」以新的面貌和大家見面，三篇文章全是討論本邦文藝界的現存問題，今後，「文藝沙龍」刊登的文章都要以討論本邦文藝界現狀爲主，盼作者們多賜寄有關作品。

「作家多少錢一斤？」寫盡了華文作者的心酸，華文作者被社會輕視的原因很多，希望大家能藉這個機會來作全盤檢討。

張寒先生的「翻種」大半是運用意識流的手法，這是一項新的嘗試，相當成功。史立恆先生的小說一向是以精簡的文字去寫小人物小故事，「生路」也是這一類的作品。「藍色的房間」原作者梅里美是法國十九世紀的名作家，他對二十世紀的文壇也深具影響。梁國先生的「月亮在我們腳下」是以馬來同胞的生活作題材，顯得特別新鮮。

由於稿擠，依藤先生的「紅樓夢人物評論」暫停一期；黃潤岳先生的「龍引十四年」，寄達略遲，只好臨時抽出「蕉風日記」；在此一併向作者、讀者致歉。

本刊定價自本期改爲每份三角，舊有訂戶之存款將照新價申算，以示公平合理。

午後印象
夜
李蒼(二六)
清楓(三一)

傳記文學

大膽詩人汪靜之
兩渡重洋
溫梓川(三二)
黃潤岳(五二)

徵文

行船工友
李良欽(二七)

定價：

零售(每册)：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册)：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册)：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半年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價郵費收費。

氣人的事

·文 創·

4

寫文章已經不易寫，寫真正屬於自己的文章更難寫。

這裡說的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文章」，意思是說無論內容、風格、見解、行文等都有自己的一套，不受前人的影響。要作到這一點，實在很難。但作不到這一點，則文章寫了等於沒有寫，只不過是作前人的幫腔。

有人說：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如果真正是照抄無誤，這種看得出的抄，其為禍就不深。因為攔明是抄，別人也看得出是抄，就會被人看不起，也自然不會有甚麼影響。

另外一種是概念的抄，既抄得無痕無跡，也可以冠冕堂皇。一方面可借前人硬充場面，以表示師承有自，一方面又可以顯出自己瀏覽群書，學問淵博。於是乎，洋洋自得，以前人之屁作自己的口氣，甚

是得意。

這一種抄，越抄得好，對讀者和初學習寫作的人，壞影響越深。因為如此，文章陳陳相因，勢必將文學創作帶入一條死巷，見不得生天。

這種人多借前人之話以證明自己的話是對的，其實，却是將前人的話重說一遍。說了等於沒有說。他在那裡胡說八道是可以的，但他不自滿於自言自語的胡說八道，還要利用這種胡說八道去阻撓別人的新創造。殊不知前人說的話有對也有不對，有好也有壞。就算在前人那個時候是好的是對的，今天也不一定對，不一定好。但是，他們偷懶，不敢面對現實，胡亂將前人的標準作為今日的標準，將現在帶回過去。

我說前人而不說古人，是因為他們抄襲的不一定是很古的人的文章，甚至近代的也抄。

新文學作者抄得最多的倒不是孔子孟子，而是抄五四時代一群作家，他們抄的不是文章，而且抄的是那種概念。五四時代的流行題材是反封建，反傳統道德，提倡戀愛自由，鼓吹女子出走（這種原來是浪漫派的東西，後來被一些幫閒文人強說為現實派的寶貝。這且不說）。不妨分析一下這些概念在今日的社會中，究有多少價值？戀愛自由早已有了；封建制度，早已不存在了。傳統道德，反有些可取，女子出走，不一定值得鼓吹。這說明了今日的社會已不同於那時的社會，概念也改變了，可是，他們還在那裡抄這個概念，抄是可以的，却硬要說這是唯一的標準，你說氣人不氣人？！

認清時代。認清藝術

· 玲子 ·

社會轉變，文明進展，代表時代心靈的藝術也在更新蛻換。

人們忙着適應社會，承認物質上的各種進步，卻拒絕正視精神上長足的進展——現代藝術。

藝術並不刻意求新，繪畫本是一種造型藝術，所以具有一「可視性」及「圖畫性」的特點，這兩種特點又端賴乎人類的視能，貝拉巴拉齊甚至於說過：「人者，會看的存在也。」

但是，人的看法及所看的立場，往往卻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因時變、地遷、人改，繪畫的形式、內容、美學的思想、藝術的評價，也自然有所改變。

廿世紀是個科學進步神速的時代，由蒸氣機到原子彈，科學帶來經濟繁榮和社會發達，把時空縮短，人與人的接觸複雜，問題叢生，由生存製造的仇恨掀起數次世界性的戰爭與屠殺；唯心、唯物、民主、極權也成爲人類莊嚴的加以爭辯對立的核心；這一切的一切都直接間接的被帶入藝術的領域，波瀾迭起，繪畫也就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紀元。

廿世紀前的美學觀點是屬於浪漫，歌頌天才，講究創造，追求唯美，王爾德曾高唱：「藝術非模倣自然，乃自然模倣藝術」，不幸被後來者誤爲放肆，個人主義和非真實，遇見講求「真」精神的廿世紀初期，就顯得格格不入，據說濟慈曾向華茲華斯舉杯，慶祝牛頓的被人遺棄，因爲牛頓把無比的彩虹帶到醜惡的三稜鏡裏。這個例子正說明當時人對科學的反應，以爲科學沾污了自然，破壞了自然的美。

不久，觀念就開始轉變了，阿里斯多德所討論過的一「知識」與「模倣」重被提起，但都賦予新的意義，這裏的知識是指康德所謂的「自然知識」，這裏所說的「模倣」不是對人情緒、性格、行爲的模倣，而是克羅齊所說的一種依規律、關係、統一爲根據的機械之性格。人們不再像丁尼生（一八〇九—

一八九二，英桂冠詩人）一樣認爲：「藝術挽留自然，能用藝術的花架蓋住鐵路，公路與大河的堤坊。」

人却瘋狂的崇拜機器、歌頌機械帶給人類欲望上的滿足。照像機偉大，因爲它能抓住人類視覺所把握不定的瞬間。火車的吼聲美妙無窮，它象徵着人類有朝一日奔往太空。從而產生了機械主義的機械美，把人當作機器，當作第二自然，人的欲望造成了其它機器，其它機器便是第二自然。

這種主義所激起的流派很快過去了，以後又產生了深受文學暗示的超現實，以破壞姿態出現的達達，一九〇八年以後，又有由康定斯基創導的「藍騎士」集團出現，戰爭雖然衝散了這個集團，但抽象

繪畫却奠下深厚的基礎，再經孟克（Munch）諸人的改革與發揚光大，抽象繪畫就流行至今，但是用以確定抽象主義的美學思想卻沒有被闡定，被說明，被發揚。固然這原是一種新風格出現後所必定的——個時期。但是却常被一些人惡意中傷、攻擊。他們稱抽象是國王的新衣——騙人的玩意。他們公開的一把抽象畫和猴子的塗鴉相比，也有些人對抽象畫絲毫不懂，却在邊談「抽象」，邊加指謫。這些現象原不值得生氣，不過更使人想起那歷史上不朽的真理：被該時代抨擊得最厲害的藝術，往往正代表着該時代。固然新派畫家中也有渣滓，那畢竟是少數，大半抽象畫家的態度却是認真，嚴肅如認識藝術本質的人，他們畫「無形象」的畫速較有「形象」的艱難，他們要表現的事物，正如派洛克（Pollock）所說：「緊張的情緒，戰爭的爆炸，潛意識的活動。」也是格羅塞所說的「一種變重幻想」。

許多事物同時來到，同時發生，又同時存在於思想意識當中，矛盾的，重疊的，這絕不是單純的農業社會所能產生，也絕不是代表農業社會的寫實畫風所能完全表現的。一個典型的三等客車的乘客，一個彎腰俯拾麥穗的農婦，一片夕陽，使我們聯想起來的不是現代，而是比曾祖母還早的回憶。現代的社會（前面已經說過）遠較以往複雜，許多問題同時到來，許多感覺同時發生。哭，不單純為了一個疼痛的孩子，一場活潑的舞蹈是無法把它表現出來的。爲了這些原因，現代繪畫的方式才「遠離了自然」，這種方式到了抽象主義就更加確切。所以我們絕不能再「自然再現」和尋找「典型」的準則來衡量現代繪畫，她們不再描摹外在的自然，即使描摹，也是採取主觀的立場加以改造。他們所要寫的是人類「內在的真實」，以求更直接動人的表露。此外，科學的排進，是依靠人類不斷在黑暗中所作的假定與探索，藝術爲何不可採取同樣的步驟？「潛意識」是心理學進步以後所摸索到的一片領域，藝術有理由在其上開拓。現代畫提倡「自動畫法」，布拉克甚至告訴別人：「我在繪畫以前絕不知道要畫的是什麼。」梵谷亦會有同樣的感覺。

這並不是說畫家不負責任，隨手亂塗，這只說明了他的求真，以及繪畫的獨立性。

中世紀的繪畫服膺宗教，中世紀後的繪畫服膺貴族，浪漫的時代繪畫爲中產階級的生活服務，現在的繪畫却是繪畫，畫的本身就是題材。這種似無意義而實有意義的繪畫，每張都有獨立風格，獨立的存在價值，其美醜不能用實証也不能用形而上的美學去衡量，因爲它是可感、可惜、却極難說得出來的，用佛教的禪來譬喻，雖然有些誇張，但是那份純粹的悟印頗近似，孟子曾說：「不純不粹不謂之美。」這，似乎可以作爲欣賞現代畫的一點心理基礎。

蕉風，我們支持你！

• 賴雨琴 •

蕉風月刊在一八五期正式宣佈它已進入了經濟危機的狀態。爲了籌謀鞏固該刊未來的生存，編者迫不得已，乃呼籲十二年來愛護該刊的讀者和作者們給予該刊更多的鼓勵和切實的支持。

在出版業極端困難和面對外來刊物挑戰的今天，要辦一份較有份量的華文文藝期刊，可說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不是麼，目前我國就有許多華文文藝期刊，由於客觀環境影響而無法維持，終於於脫期或停刊。

就在這種客觀環境頻頻的挑戰下，這一份在此時此地顯然是異常需要的刊物——蕉風，竟然能在該刊同人本着文化服務至上的熱忱下，十二年來竭盡所能，在萬難中繼續孤軍奮鬥，堅持不脫期、不停刊，爲馬華作者提供一塊耕耘的園地，爲創造馬來西亞文學而願竭盡最後一分力量。

蕉風月刊在目前所肩負的責任實在太大了。爲此，該刊同人寧願犧牲將之改爲季刊或文集的退一步想法，依然按月出版；並且拒絕在篇幅中推銷一些商業廣告以減輕負擔，而堅持保留其清一色的文藝園地。爲了該刊的生存，該刊同人所付出的代價可不小哩！

我們得承認，蕉風目前已是我國碩果僅存的一份華文純文藝期刊。一旦沒有了蕉風這根棟柱，恐怕就會造成馬華文壇崩倒的趨勢。

既曉得了蕉風目前在文藝界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我們豈能不愛惜它？如今，正值編者向我們要求切實支持該刊的非常時期，我們還能默默地無所表示嗎？不！這艘十二年來一直不停地供應我們精神食糧的小舟，一旦在狂洋的驚濤駭浪中向我們發出 S · O · S · 的求救訊號，便正是我們大家行動起來的適當時刻了！我們絕不能再袖手旁觀呀！

朋友們！蕉風是需要我們的熱情來鼓舞的；是需要我們的行動來支持的。且讓我們以實際的表現來訂閱蕉風！我們都知道，蕉風是一份有豐富內容的文藝刊物，對青年大有裨益。從今天起，我們就認真地做一位蕉風的樂意支持者和忠實的讀者吧，我們不妨廣泛地向親友和同學們推介訂閱。讓我們以一分熱愛，一分行動，真正地鼓勵蕉風，支持蕉風，並替蕉風解決經濟危機。

蕉風，我們支持你！



作家多少錢一斤？

外行人

我常常告訴我的孩子們：長大之後，有三種「家」不能做。這三種家，便是作家、畫家，和音樂家。我所認識的畫家和音樂家，沒有一個不是兩袖清風。尤其是畫家開畫展求親託友的情形，當你知道了內情之後，不禁要為他們流出同情的眼淚。爲了賣一張畫，不得不和那些滿身銅臭而可俗不可耐的「買主」，低聲下氣地打交情。

音樂家，拿邵光做例子。邵光先生帶着盲人合唱團，說是到世界各地演唱，其實等于跑碼頭。如今邵光先生流落美國，要回香港，連路費都成問題。如不是一些老朋友東湊西湊地給他寄一些錢去，他單人匹馬留在美國，說不定真的衣食無着。

音樂家與畫家，雖然「不可爲」，不過，與所謂作家比起來，還比作家高一籌。音樂家出場演奏，畫家開畫展，不管他們的志是不是「揚名」，起碼揚了名却是事實。假如人生除利之外，便是名，那麼，音樂家與畫家雖不得利，名總可以出一出。

作家呢？連名也不能出。名聞世界的作家多得很，但我們只知道白紙上的一個「名字」吧了。究竟此君尊容如何，與第九流的電影明星比起來，仍然落後得很。電影明星如陳厚，假如他走到街上，一定會爲百手所指，百目所視。郁達夫可以埋名換姓，在印尼做小生意，誰也不知道他是郁達夫。如果巴金今日忽然來到馬來西亞，他就是向你自我介紹，你說不定也不認識他。

靠賣文爲生的作家，自我解嘲說是「爬格子動物」。其實，調查現在的作家，真正靠爬格子過活的，爲數並不多。原因無他，稿費養不活老婆孩子，所謂作家們，都有其他的正業，寫稿子只能算是副業而已。真正賣文爲生的，在香港恐怕只有徐訐和黃思騁等人。

有人以爲：寫稿子是多麼令人羨慕的職業，筆桿便是搖錢樹，大筆一揮，倚馬萬言，白紙黑字便變成了花綠綠的鈔票，這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有的人又以爲：我有筆如刀，連鍾馗都要另眼相看，更不必說什麼牛鬼蛇神。自己喜歡的人，不妨大加讚揚；不喜歡的人，就口誅筆伐，罵得他狗血淋頭，把他永遠打入十八層地獄，你看多麼威風！至于「一名」呢，雖不如音樂家及畫家們到處可以亮相，起碼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內，「顏」令人看重，也就「十分」地洋洋自得。

當然，我不能一槩打翻整條船，作家羣中不爲名爲利而孜孜寫作的人也很多。不過，這些人都是些傻瓜。魯迅所說的一吃的是草，擠的是奶，正是這一類的人。

下筆萬言，如有神助的作家，並不是沒有；但作品能否够得上水準，那又是另一回事。爲了稿費，一千字可以寫完的故事，硬拖到一萬字，差不多能賣文的都有如此本領；至于讀者們讀的時候會不會打瞌睡，那就是讀者們自己的事情。

負責任的作家，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再三斟酌推敲。仔細想來，這種絞腦汁的工作，實在吃力。作家們的頭頂，多數是頭髮稀落。用腦過度，怎會不牛山濯濯？

多數作家，都有點神經質。如沒有神經質，他也不會把全副精神與心血，完完全全貫注在作品中間。寫到故事中的物悲憤欲哭時，作者本人先就心如刀割了。所以說，凡是聰明的女孩子，都不願選作家做丈夫——聰明的男孩子，也不會娶女作家做妻子。另外一個原因，爬格子的作家，必須環境清靜，才能用心專一。而環境最清靜的時間，只有夜晚。作家們最好的作品，多數是在深夜中完成。大家不妨試想，做丈夫的白天大睡其覺，夜晚加工趕稿，天天如此，做太太哪能受得了這種折磨？

如今的作家，多數是副業。慘就慘在副業這二個字上。白天有正事要做要辦；寫稿子，只好利用公餘或夜晚的時間。假如他不是作家，不會寫稿，辦公之後，回到家，兒女繞膝，真是其樂融融，給他做皇帝他也不肯——在家中，他已經就是皇帝老爺了。辦公時間沒功夫看報，回到家，沙沙發上一輪，赤了雙腳讀花邊新聞，人生一樂也！再不然順手在街上帶回幾本「花花公子」，或者買一套武俠小說，一邊吸煙，一邊欣賞，神仙也不過如此！可是，做上作家這一行，而且又是副業，可就永遠得不到那種清閒的享受，匆匆忙忙地洗淨吃飯，便得枯坐桌前，對着白紙發愁。靈感偶然來了，連上廁所也給忘得一乾二淨，往往一坐就坐它三五個小時。即使身健如牛的年青小伙子，這樣子坐得久了之後能不得胃病和神經衰弱症者幾稀！

寫自己愛寫的稿子，坐它十個八個小時，雖然苦得要死，起碼在自己內心還有點樂趣可言。寫作有如女人生產，胎兒呱呱墜地，自己看了，總有幾分喜悅的心情。可是，凡是會寫稿的人，平生之中，不知要遇到多少

自己本不願動筆的稿子，却又不得不寫。那種爲寫稿而寫稿的滋味，恐怕比女人嫁一個不喜歡的男，還要受罪。嘔血半天，白紙上仍然空白一片。硬着頭皮寫下去吧，寫來寫去，簡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寫些什麼東西。大概古時候下汝場攻舉子的笨秀才，才能體會到那種搜索枯腸，不得一字的苦痛；目前的小學生作文，照着題目硬湊字數，頗與作家們爲應酬而寫文的情形相彷彿。人生如此，又有什麼樂趣可言。

「文以載道」的古老傳統，現在已經不再時尚。不過，任何作家都有他們自己的理想與看法，如何把自己的理想與看法，用文字表達出來，實際上並不簡單。肯下功夫的作家，不得不採取多方的資料。「資料」二字的觀察力，觀察力，不是天生的，需要自己銳利的眼光。銳利的眼光，又需要比較與歸納。俗話說的「庸人自擾」，用在作家身上，真是再恰當也沒有。「吹皺一池春水，千年底事」，作家們偏偏要研究吹皺春水的原因何在，甚至春水如鏡，也要大費心思。何苦來哉！你不去管它春水皺不皺，春水依然是春水。別人看到不平，一笑笑走了事；作家們却要大呼什麼不平，還美其名說是「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當你吐出來之後，後果頗難逆料。從前是文字獄，現在是吃官司。金聖嘆被斫頭之時，喟然與嘆說道：偶然中因文字致禍，天下一大奇事。其實，一點也不奇。誰教他喜歡舞文弄墨？如果他是個普普通通的人，或者是個目不識丁的莊稼漢，怎會引來殺身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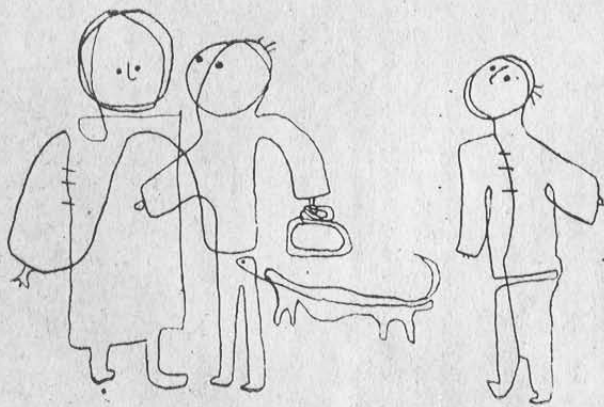
也許是現代比古代文明得多，爲寫稿而被斫頭的人，如今已不可復見。所以，如今作家之多，頗如過江之鯽。僅僅台灣、香港以及星馬的華人作家，大大小小，起碼有二千人。出單行本的也不在少數。不過，大作問世以後，到底能銷去多少，作家們一提起來恐怕就要流淚。能銷到一千本以上的小說、散文或詩集，就應該列爲暢銷書之列了。前年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說日本第十流以及不入流的作家，只要作品一印成書，十萬八萬本總可以銷得出去。這個消息，真不知羨殺了多少如今星馬的作家！

嘔盡心血，落光頭髮，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大作，問津者如此之少，聰明人又爲什麼要去這等出力不討好的事情。所以，包括香港、台灣的華文作家在內，乾脆放下筆桿去做生意的大有人在。年青的毛頭小伙子，本有寫作的才氣，但年紀一大，看見此路不通，不得不改執他業。社會上有一些仗義執言的門外漢，却大聲呼喊著說：「華文作家爲什麼沒有一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言外之意，好像說，如今的作家都是一羣廢料。

聽話到此爲止。文化也好，沙漠也好，你們肯去做傻瓜，你們去做吧！我有我的看法：我的孩子長大後，去倒垃圾、蹬三輪車也好，但絕對不讓他們去做什麼作家！

翻種

當初要不是發雞盲，就是被漿糊迷糊了眼，才會沒頭沒腦的把生孩子的買回來。我說買，一點也不冤枉。當時，那可悲的岳母大人硬要二千塊聘金，我說一千五不得？你猜她怎麼來，把那雙鬥雞眼一睜，一本正經地說：「我說啊，大麻成，你要是有心討老婆，就不必像巴利買柴般討價還價。我女兒是金馬崙芥菜，又肥又嫩。我要是抬高價，最少也有一打人排着隊呢！你只要說一聲不要，明天別人就提着籃來了。」我大麻成不是音啞那麼五百塊錢，而是我連五分的輔幣也一個個湊上，才湊成了一千五。妳就是再脫下我的褲子，大概也不會再找到一分錢了。我要擺二桌酒，買點傢俬，還得標一份印度會。這話跟她說也沒用。你只要瞧瞧她那副缺德相，就知道她開的是不二價公司，跪在她面前，她也不會掛出大減價的紅布條。怎辦呢？咬咬嘴唇，有了，我對生孩子的說：「我是誠心愛妳，（老天，我現在寧願你把我的頭割去燒沙爹，也不願說這句話。）妳媽的錢要那麼多，真是妳媽的，不！真是他媽的我出不起，看來我們是姻緣簿裏沒有名字，以後，只好妳上妳的金馬崙，我走我的老妓館。」生孩子的一聽，像死了她媽的樣子，鼻涕跟着眼淚唏哩嘩啦的流出來。我說：妳哭也沒用，我存十年才存到這筆錢，妳媽嫌少，我只好不結婚，把這錢拿去嫖



• 張寒 •

妓，也能纏得過癮過癮。

「碰！是五尙嗎？吃胡！六支百二。」大麻成說完，便把牌翻開。

「六支百二也吃，真是吃拖鞋飯！」對家賣鹽的把六個小紅籌碼丟到大麻成面前。

「你說什麼？」大麻成噴着牙，把籌碼收進：「吃拖鞋飯？」

「吃拖鞋飯就是沒出息，要吃就得吃大點！」

「這是頭一副牌，贏了討個吉利。」大麻成說：「有好的開始，才能順利下去。像當年我們去按摩院一樣，如果頭一句頂撞了按摩的，就不必想她按摩得舒服。」

提起按摩院，賣鹽的舐着嘴唇，連牌也忘了洗，他說：「喂，前天我去找一個叫冷紅梅的，够騷勁，大概是母狐狸投胎。第一次在她嘴上來那麼一下，她就把我一推，罵我鹹濕鬼。我說人家叫我賣鹽的，很鹹很鹹，我當然鹹濕，不鹹濕也不會來了，她聽到這裏就笑起來。」

「然後呢？」大麻成上家的牛屎殼把手按在牌上，也忘了洗牌。

「然後，我再來那麼一下，她像黑面鬼吃了張天師的符，動也不動，再下來，可就更精彩了。」

「怎樣？」大麻成無意識的摸着一張白板，另一隻手撐着下巴。

「她穿最流行的衣服！」賣鹽的像摸了暗嵌東，得意極了。

「阿哥哥裝？」大麻成下家的屎坑板湊上一句。

「不是！」

「不是你裙？」牛屎殼認爲這一猜穩中。

「我也不是。」

「我知道，」屎坑板搶過大麻成手中的白板說：「是白板——無上裝。」

「也不是。告訴你們罷，是無上無下裝！」賣鹽的最後一句話像人家五番時打出的一張大砲，使大家却驚訝起來。

「這樣大方？」大麻成有點不相信。他自從娶了生孩子的，就沒再去過按摩院了。

「就這樣大方！」賣鹽的嘴唇一翹說：「誰叫你有了老婆就像烏龜遇見蛇，老縮着龜頭，叫你多少次，都推說不要，奇怪，那次怎麼又會跟我去叫妓？」

「少提那次好不好？」大麻成的臉陰陰，像太陽下了山的膠杯。

「不提就不提。你們知道嗎？」賣鹽的舐了舐嘴唇：「當那無上無下裝的紅中跪着替我按摩時，我真是比吃大三元還樂呢！」

「再說得入肉一點！」屎坑板像連掃兩圈，癩頭大極了！

「再說下去就得收門票了，」賣鹽的把牛屎殼一推，說：「你一聽得過癮就流口水，真是長不大，瞧，這張三索都是臭口水，趕快快乾淨。洗牌吧！還是東風圈呢！」

沒想到，真沒想到，現在的按摩女會穿無上無下

裝。噯！許多事都是沒想到的。本來已經打算把一千五百大元留起來慢慢嫖妓，生孩子的竟笨腦一轉，給他媽的轉出一個吃安眠藥自殺的聰明方法嚇岳母大人，果然嚇退了五百大元，用一千五百元成交。我當時真恨不得跪在生孩子的面前三天三夜，報答她的大恩大德。要不是她聰明絕頂，我怎能洞房？怎能吃又嫩又肥的金馬嵩芥菜？所以，生孩子的雖然眉毛像二索，眼睛像一筒，鼻子像三索，身裁就是不折不扣的直立八筒，我不但不嫌棄，反像上手就得了清一色可以胡一條龍的好牌那麼歡喜。爲了趕趕時髦，也爲了表示我大事成不是無恩無義，特地向甲怕拉那短命鬼請了三天假，放下膠刀，帶着生孩子的到波的申，住在我私下定好的釣魚樓，以爲這一來，生孩子的會樂出眼淚來。抽他媽的，像好心人都該給雷公劈，生孩子的一見了釣魚樓就用雷公響的聲音劈我：「這是二英里嘛！爲什麼帶我來這鬼地方？除了水嘩啦嘩啦叫，就沒別的了，吵死人！」我小時讀過二年私塾，背過幾首舊詩，便說：「妳也讀過三年的小學，總能欣賞：『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詩意吧？」她說：「什麼詩意我不懂，死意倒是有。爲什麼不上八英里？」我說：「八英里人多。有錢人渡蜜月都上金馬嵩，就因爲金馬嵩人少，我檢這釣魚樓，也是因爲人少，人少渡蜜月才有意思。」她說：「來了這地方就只有睡覺，多沒意思。」真是前世無修買到這種老婆，渡蜜月不多睡點覺，難道要帶膠刀來割二個行頭才有意思嗎？我被她灌了一肚子氣，左想右想，

又忍了下去，如果新婚第一天就像爭膠屎般打起來，該流血的地方不流血，額頭或那裏卻穿個洞，總不大像話吧？而且，我已下了定租三天，就是睡覺也得睡完啊！她說：「我寧願割膠！」說完就回頭走，我真想把她摔進大海，讓鯊魚和她渡蜜月。再一想，不行啊！這一摔就是摔掉一千五百大元。趕快走上前，彎腰帶鞠躬的勸她，她說：「我說回就回。你要睡覺，就回家跟你睡過够，你娶到我這樣一個好老婆，總該滿意了吧？」我只好退樓，定金全被沒收，還被樓主噲噲了半天，真是倒霉！

「倒霉！」大麻成把身子一挺說：「我怎麼把一嵌南打了一張出去？我明明是要打這張北的。」

「我抽你祖宗十八代！」屎坑板抓起一把麻將，彭啦一聲摔到桌上：「南風南，你看到嗎？牛屎殼四番落地，你還放南？六番了，四千四百八，八千九百六，斷了！」

「我也斷。」賣鹽的像剛割了二棵樹就遇到落大雨，臉色陰灰灰的。

「我打北就好了。」大麻成拿着那隻北，敲着桌子。

「好你媽個雞！」屎坑板罵得頸上都爆出一條條青筋。

「算了，算了，」賣鹽的怕缺了脚，不能繼續：「再好的膠工，有時也會割傷樹，你屎坑板不是也打過錯牌？」

像膠水中灌進蟻酸，賣鹽的這幾句話灌得屎坑板

的上下唇凝結了。

「吃頭胡，輸到脫褲！」大麻成算好籌碼，像說給別人聽，又像安慰自己：「時間還多呢！」

新婚鬧意見，也不會是割膠割出黃金那樣稀奇。時間還多呢！我安慰自己，等時間久了，摸熟對方心理，知道她上屎坑是痾屎還是痾尿，兩口子還能不像膠杯膠樹般一步也不分離嗎？爲了表示我大麻成是愛生孩子的，出了糧要去嫖一次或上按摩院鬆骨的老習慣都戒了，怕的是把毒菌帶回家。三個月下來，生子那本來像八筒般的身體又胖成九筒樣子，而且骯髒的東西沒來，我心想，一定是有了小東西。這一想，真比割多三百棵樹還高興。商量的結果，生孩子的說爲了安胎，最好讓她在家休息，我心想要是她真能給我生個又白又胖又能傳種的小東西，自己割變工也是值得啊！這樣，就答應了她，把她的行頭交回給短命鬼。

「八索是嗎？歧一個，這窟窿來得真妙！」大麻成用七九索歧了八索。由左看到右，再由右看到左，才打出一張廢牌二萬，口裏跟着說：「這次不會錯了！」

其實，全錯了，生孩子的那有胎好安？看醫生的結果，說是因爲新婚的關係，那種事次數太多，熱上身，所以不準。我對生孩子的說，我大麻成不是有成百萬的人，亦的身體也頂得住翻風落雨，明天就跟我一起找短命鬼，再拿個行頭開割。她的嘴唇一翹，活像割傷的一塊樹皮，令人看了渾身不對勁。她說：「

你是外子，我是內人；你管外，我管內。我不想割膠，身體發胖，走兩步就汗流流；我情願洗衣煮飯。」手是生在她身上，她不願割，我除了把她祖宗廿代罵完，還把她罵得比屎坑的屎還臭以外，也就沒別的辦法。她說來也有道理，我要是養不活老婆，當初又何苦娶老婆？但是，半夜三更，我起來撒了急尿，也會疊高枕頭想過，難道要一輩子賺錢給生孩子的用？這一想，就冒火了，真恨不得她早點死，可是，她怎會死呢？無病無痛，連牙齒都不壞一個。一變腿像剛開割的樹，又粗又壯。真沒辦法！

「沒辦法，我要放砲了。」屎坑板望着牛屎殼的牌：「一、二、三、四，嘩！牛屎殼四番啦？」

「不要搞笑啊！」賣鹽的提醒他：「要是他吃出五番，大家都仆。」

屎坑板一直用姆指摸着要打的紅中，想打出去，又縮了回來。

「拆牌！」大麻成說：「都快要包生張了，你還想吃胡？」

「當然想！」屎坑板指着他的花說：「你被老婆的底褲遮住眼，沒看見我牌面有三番啊？」

「三番就怎樣？」大麻成點着桌面：「我一張花都沒有，摸到大砲，我連一條龍都不做。」

「吵什麼？」賣鹽的說：「賭博賭博，要博就博！」

屎坑板一咬牙，把紅中兵一聲打出去。牛屎殼連聲叫碰，推開牌，紅中夾全萬，胡了六番。

除了牛屎殼笑得張開滿是蛀牙的嘴以外，其他三個人都像遇見攔路賊，無可奈何的從袋裏拿出錢，丟在桌上。

「換位！」大麻成說着，便找出東南西北，用骰子打位。

「我要換椅子，」賣鹽的選好位子，便把圓櫈一摔，換了張花旗椅。

「痢尿！」屎坑板直向着廁所走去。

只有輸了錢就塗那瓶五毛錢廉價香水的牛屎殼，這次乖乖的坐着，數他贏來的鈔票。

「這次，」大麻成說：「我一定要掃台，不再客氣了。」

我下決心，對生孩子的不再客氣。你想想，摸黑出門，風吹蟲咬，等到過稱回來，早已餓上背脊。

生孩子的卻常常灶冷飯生，連開水也沒煮一杯。人餓了，脾氣就大，就是不餓，遇到這種事，石頭都會爆炸。這一天，我剛出了糲，興沖沖的唱着山歌回家，

又沒飯吃，我說：「你到現在還沒煮飯？」她說：「我去做頭髮回來，你吵什麼？」我心裏想，我該用剪刀替妳剪個尼姑頭呢！我說：「工作回來難道不要吃飯嗎？」她卻轉了話題說：「我是故意不這麼早煮。

我知道，你吃了飯是要死去打麻將。」男人大丈夫，打麻將也要妳生孩子的來干涉，天不塌下來還像話？

我打麻將能到割膠後只打麻將，就對得起天地良心了。麻將台上，今天贏明天輸，結果誰也贏不了誰，

只是消磨時間，而把人關得乖乖，甚至比老婆用鎖鏈

鎖還保險。三番落地，或是纏上頭來，你就是叫他白嫖白喝，他却不捨得離開牌桌一步。我用割膠時找尋隔行頭朋友的聲音說：「打麻將是我的自由。」她卻用母牛叫春的聲音說：「做頭髮是我的自由。」我說：「妳就是把巴黎美容師請來替妳做頭髮兼化粧，妳走在街上，還是沒有人多看妳這樹膠桶一眼。把錢省

一省，樹膠跌剩四角半，工錢越來越少了，妳知道嗎？現在，趕快煮飯！」她手一叉腰，活像一棵該翻種

的老樹，她說：「偏不煮！」我說：「我偏要煮！」說完，我用盡挑兩大桶膠水的力氣把她拉到廚房。

她卻一屁股坐在竹椅上，說：「你再敢迫我，我就把你這衣架的頭打破，來！看我敢不敢？」我摸摸衣袋

，那糧錢倒消了我的氣。於是我這衣架便悶着響出門，買了瓶汽水，送上三毛錢馬來糕，也吃得七七八八了。這時剛好看見賣鹽的駕着那輛三百零五元買來的

戰前的飛霞單門汽車，兩人一談就合。於是，結婚後第一次，我大麻成花了八元打了一砲，那打砲貨是從

六個人中挑出來，叫安娜，味道够，還叫我以後多多幫襯。我心裏想，吃齋了這麼久，竟因為生孩子的不煮飯而開齋，萬一中到病，就不值得了。生孩子的，妳

要是不想我亂嫖，就該煮飯，我吃得飽，睡得好，怎麼去嫖呢？每個嫖客都是沒有地方發洩，才去那種又

骯髒又花錢又害怕的地方。半個鐘頭解決了事情，既沒精，又沒力，連撒泡尿都得就心。我花了一千五百

大元，爲了什麼？這不是希望不走那種黑地方。萬沒

想到妳是這樣兇的雞婆，當初真是瞎了眼。

「真是瞎了眼，」大麻成竟忘了碰桌上第二張發財：「誰打的發財？爲什麼我沒有看到？」

「我打的，」牛屎殼說：「你啊，眼朦朧，不要吃詐胡啊！」

「笑話，」我大麻成打了十幾年麻將，就沒有吃過一次詐胡？」

「今天就吃！」屎坑板說：「包你吃！」

「要是吃詐胡，我就發誓不再打麻將。」大麻成說。

「戒賭？」賣鹽的問。

「戒賭！」大麻成說：「當然戒賭！」

我從小沒人管教，才學會嫖學會賭，我常想，要是娶個像隔壁張大嫂那樣賢淑的老婆，放工回家，有人幫着拿膠桶、幫着脫鞋、幫着打水給我沖涼，飯熱菜暖，家像個家，老婆有老婆樣，我也願給她愛情，我也願陪她散步。有誰願意成天往外冒？我大麻成工作辛苦，回到家，十次難有一次碰到孩子的不發牛脾氣。天公保佑，她不發牛脾氣時，便有飯吃，可是那一頓飯也吃得够難受。生孩子的像關不住的收音機，老是向我耳裏廣播：「你看過關山的新髮型嗎？他在不了情的扮相真靚，要是他來芙蓉登台，我一定每晚到場。」其實你就是每晚和他睡覺，我也不管，要是能弄個大肚子跟他走，我還會多買二罐生油，去太保爺廟答謝神恩。「你說，我的臉色該用蜜絲佛陀公司的粉底還是伊麗沙白雅登？……我比較喜歡雅登的，雖然貴一點，塗在臉上，香味比較够，而且體面，

你說是嗎？你怎麼說？什麼最好？」牛屎！牛屎既然能種出綠油油的菜，敷在你的痘皮臉上就更妙不可言。「你看我的身材穿什麼衣服最好？現在流行迷你裙，短短的，寬寬的，顏色很鮮很鮮，我想做幾件來穿。」生孩子的，亦要我不把隔夜飯吐出來，就不要去做抽亦老母的迷你裙。那次和賣鹽的去找妓，六個都是穿迷你裙，在我面前一字排開，讓我挑選。個個像是六〇三種的新樹，該長葉的地方長了葉，該肥的肥，該瘦的瘦，尤其是大腿和迷你裙角交界的地方，白皙皙，滑溜溜，你一眼望到那裏，像挖錫米的人挖到錫米倉，要你多眨一次眼，你就像怕被人偷走一担錫米。這些人，才是穿迷你裙的料。妳呢？是被虫蛀了心的老樹，該長葉的沒有葉，該高挺挺的卻凹陷陷，該細長長的卻粗條條；滿身瘡癤，雞皮疙瘩，遇到有錢的園主，早已用錘泥機把你連根剷掉，改種最新的六〇〇種了。我算是有良心，妳要不相信，自己到房裏那面上次打架打破的長鏡照一照，妳這料，不要說穿迷你裙沒人看妳，就是穿什麼四點式，不！是三點式的游泳衣，然後請八音隊吹吹打打，要是有人欣賞妳一眼，就是神鬼保佑，妳必定中福利票的四十萬頭獎。生孩子的看見我不說話，老是把那一碟烏龜豆夾進嘴裏，咬得悉索悉索響，便瞪着死魚眼，用石砲爆山時發出的聲音說：「你的豬嘴，只會吃菜嗎？我問你，我穿迷你裙好不好看？」我把最後一條烏龜豆吞進肚裏，便說：「好看。妳走在街上，人家都會看妳。」生孩子的一高興，露出全身唯一使人看了覺得

有點舒服的。一排白牙說：「真的？」我說：「真的，不過要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別的女人都会被甚麼飛天彈炸死了，全世界只有你一個女人時，你就和觀音娘娘一樣美了。」生孩子的，一看碟裏的烏龜豆沒有了，那一碗酒糟花生湯也只剩下幾湯匙，便把碗一甩說：「死人頭，我說話，你把菜都吃光？」我裝出割樹遇到飯鐘頭毒蛇的驚慌表情說：「是嗎？我也不知道，你的話太好聽，我聽着聽着，便聽入神，沒想到把菜都吃光，該死，真該死！」火不起來吧？對付滿屋飛舞的討厭燈蛾，你只要掛幾隻剖開的紅辣椒；對付蠻不講理的印度人，你只要幾杯椰花酒，至於對付你這種烏鴉嘴，就只得用多吃菜的絕招，這次，認輸了吧？」

「碰！」大麻成眼靈手快，把牌一推：「該認輸了吧？十三么，大雨天割膠，一滴不留。」

牛屎殼吓一聲說：「我叫二五八筒，三叫牌都胡不到，竟摸來那張一索，給人掃台。噯，真衰！」賣鹽的一翻那張輪到他摸的牌，像屁股坐到鐵釘，馬上跳起來說：「牛屎殼，我抽你媽！你真牛屎！臭人！你看，你只要把么烏扣一圈，我自摸四萬吃六支百二，六支百二你不輸，要給人掃台，吓！」

「吓！」屎坑板也把口水吐在地上，用力一踏，像把牛屎殼踏在脚下說：「真的牛屎！你看看桌面嗎？么九才出三張，而且，大麻成放的都是中庄，沒放麼一張么九，這不是做十三么是什麼？」

「明明是故意放水，」賣鹽的摸出三塊錢，丟到

桌面上說：「真沒意思。」

「你講話得講好一點，」牛屎殼用左手的食指屈成膠刀的樣子，擦擦鼻子，說：「我牛屎殼打麻將從不出手腳。如果你再說我放牌，我就敢抽你老母。」

賣鹽的漲紅着臉，活像要打架的公雞，說：「你敢抽我老母，我就抽你老婆！」

「我抽你祖宗十八代，」牛屎殼把中指伸直，直抽着賣鹽的。

賣鹽的把左手捲成圓圈，右巴掌往圓圈上一拍說：「我抽你祖宗十九代，再加你姐姐。」

大麻成把鈔票一張張摺好，放進袋裏，才說：「你們是要打架還是打麻將？要打架就去外邊，要打麻將呢，就坐下來。」

賣鹽的和牛屎殼雖然都把那不禮貌的手勢放下，眼睛仍然像金魚，凸凸的。

屎坑板搖着牌桌，搖得麻將嘩啦嘩啦響。

大麻成把桌子一按說：「我才吃一次胡，你就花樣多多。屎坑板，把那張掉到桌下的牌檢起來！」

屎坑板剛一彎腰，其他三個像合唱山歌般說：「執輸，執輸，誰執誰輸，輸輸輸，輸到脫褲！」

於是牌又嘩啦嘩啦響，大麻成說：「我不過贏二塊多，你們就狗爭骨頭，亂吠亂叫，告訴你們吧！我是在家和生孩子的打了架才來這裏，要不是沒路走，就不和你們這些臭腳在一起。」

如果不是生孩子的惹我，我就不會惹她。好比說在我們園坵，別人懵懵懂懂，傻呆呆，我就看出短命鬼

偷膠水，這事連紅毛鬼都不知道，我又何苦把短命鬼的牌打開？生孩子的大概以為我是阿烏伯，趁我上工時和她以前認識的割草工人古魯三美有不少次手脚，以為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捉姦，我的膠刀在三個月前就插進古魯三美的肚裏，現在他恐怕替閻王割草了。我不會把僅有的一線希望毀掉，捉了姦，萬一生孩子的說古魯三美強姦她，我就準戴綠帽，用二手貨了。婚姻不美滿，我寧願損失一千五百大元，便向生孩子的提出離婚。生孩子的竟會討起贖養費來，真是六百號，最新發現的種。我說買了不滿意的貨就得退貨，那有倒貼的？她就死賴。好吧，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反正是妳說的衣架，瘦得只有幾根骨頭，於是一上牀就將抱枕一抱，呼呼呼睡大覺。一個月都不睬妳，妳受不了吧？有時，看到妳半夜在牀上翻來覆去，依依嚶嚶的發夢話，我就知道妳的痛苦。怎樣？還敢罵我說：「死衣架，白天割點樹，一上牀就變成鱸魚乾啦？」是的，在妳的面前最好變成鱸魚乾。妳總沒想到，我這條鱸魚乾一高興起來，就會變成非洲獨角犀牛，而遇到妳，就是鱸魚乾，寧願做鱸魚乾。古魯三美這可憐的傢伙，以為生孩子的是他檢到的椰花酒，天不知地不知，高興時就咕嚕的灌進一口。有一次見到我，還說好久沒見到生孩子的。把我當笨豬啊？別人不說，隔壁的好心人張大嫂，就三番幾次的告訴我，說你在我家進出，我假裝不相信，她還說總有一天把証據拿給我看。其實，我心想：古魯三美，既然你的皮膚黑得發亮，心也該黑得發亮。先把我的牀

單弄纏，然後帶着我那生孩子的私奔吧！可是，你就沒種！要不，早解決了事情，我今早就不會和生孩子的打架。說起打架，也是生孩子的惹起來，我昨天出糞，袋裏只有五十九元三角。這錢放在袋裏，早上起來下大雨，不能出門，摸摸褲袋，只得九元六角。門關窗緊，不是生孩子的偷是誰偷？偏是她不承認，兩人吵着吵着就打起來。我左手被她揍中一拳，像斷掉一根骨頭，痛得我直咬牙。我也送給她一巴掌，打得他啞啞一聲叫起來，於是，我就溜到這裏來。

「慢點，我要補花，」大麻成補回四張牌，又有一張正花：「嘩！四番了！」

「牛屎殼，」賣鹽的說：「拆牌頂他。」

「胡底才三百二，不必怕，」屎坑板說：「我的牌很美，準吃胡。」

牛屎殼點頭：「你不要吃太大，我會頂死他。」

「我會自摸！」大麻成充滿信心。

庄家是賣鹽的，他第一張牌就打西，沒想到大麻成叫碰，牌面已有五番了。

大麻成的手有點抖，其他三個人也不敢哼唧一聲，打牌的速度就儻上山的牛車，慢了下來。

彷彿剛拿到新行頭，都不敢蹩手脚。這時，手摸的是牌，眼看的牌，心想的也是牌。而牛屎殼，真的一張牌都不放，大麻成打二筒，他就頂二筒，打四索，就頂四索，每打一張牌就喊一聲：「頂你！」

「頂我有什麼用？我這一手好牌，不吃胡我就！」

「大麻成摸進一張偏張，笑得露出一口黑牙。」

「就戒賭是嗎？」牛屎殼問。

「就衰三年，」大麻成說：「我吃詐胡才戒賭，我向生孩子的發過這樣的誓。要是吃詐胡還賭，那麼，割膠時就被老虎吃掉，上街時被車撞死。可是，你想想，我大麻成憑一個姆指可以摸出一百五十二張牌，會吃詐胡嗎？」

門卜卜的響。

「誰？」賣鹽的問。

「大麻成在嗎？」是女人的聲音。

「進來！」大麻成已經叫胡，緊張得連頭也沒抬起來。

進來的是張大嫂，大麻成的鄰居。可是，誰也沒理會她。

「大麻成，」張大嫂拿着一張紙，站到大麻成身邊，「你家發生了大事，你還不知道？」

大麻成仍是死瞪着牌，他想不到會有什麼事比吃六番重要。

「你的老婆跟人走了！」張大嫂嚷起來。

「人家老婆跟人走，你都知道？」屎坑板笑得沒有塗油的頭髮抖抖顫。

「妳替他管老婆？」賣鹽的說着也笑起來。

「大麻成，」張大嫂有點不高興大麻成沒理他，便說：「你聽着，我剛才晒衣服時，看見古魯三美和你的老婆提着行李箱，由你屋裏縮頭縮腳的走出來，我就知道不對勁。等他們走後，我叫你又不該應，我明知你沒割膠，一定是打麻將了。我看看門沒關，便走

進去，往裏一瞧，就瞧見桌上有一張紙，看吧！」

大麻成把紙一看，隨着唸出聲來：「死鬼老公大麻成：我跟古魯三美走，他愛我，我愛他，死都不回來，不要你……哈哈，她跟古魯三美走了，哈哈，碰……」正當大麻成笑得眼淚都流出來時，看見賣鹽的打出一張九萬，便大喊一聲，翻開牌，說：

「過水！五大番，全部都斷了！」

張大嫂站在一傍，嘴癢癢的又問上一句：「大麻成，老婆跟人走了，你都不管？」

「管，管管，」大麻成說：「吃五大番，當然要管，哈哈！好過割三天膠。」

「喂喂喂，」牛屎殼指着大麻成的牌：「六七九萬，你吃個屁，你吃詐胡了！」

「抽你媽的，」賣鹽的說：「詐胡也敢吃。」大麻成一看，他們說的不錯，自己把六萬當八萬，於是，吐了一口痰說：「奇怪，我竟會吃詐胡？」

「有什麼奇怪？」站在一傍的張大嫂說：「老婆跟人走，你竟高興得流出眼淚，那裏不吃詐胡？」

「分籌碼，分籌碼！」屎坑板把大麻成的籌碼分成四分，庄家賣鹽的分兩份，他和牛屎殼各拿一份。

大麻成把三塊錢丟在桌上，大喊一聲：「戒賭！」便和張大嫂走了出去。

「你真的戒賭？」張大嫂問。

「真的！」大麻成覺得比一連掃五次台還快樂，他說：「老樹已經砍掉，我就該努力割膠，存一筆錢，準備翻種了。」



四月，寂寞一朵雲

■ 北藍羚 ■

四月一朵雲，寂寞的雲

快消瘦得沒有水份

一朵迷迷的酒渦，斟滿了

很難得，很風雨迷離夜

就讓深邃底黑潭

墜珠樣落下盆地吧

是不是，你我也嚮往

飛泉從山崖嘩啦啦而下

水草樣梳長你底柔髮

像雨燕剪碎底晚陽

疊疊上輕盈的步伐

自風紅似的落葉谷

繞過那一帶銀水，含笑遠山

窗內，便想到癩癩的窗外

也有很多來自藍湖的

一系列輕快的旋律

一朵雲，寂寞一朵雲呵

便在針嘴密麻麻中，偷偷地

撒落如許長長的眉彎的

花樣鋪簾的紅荳籽

幾度夕陽黃昏之後呢

四月將熄燈而去

將熄許多美的消息，回憶

許多別針樣扣著胸襟的盟約

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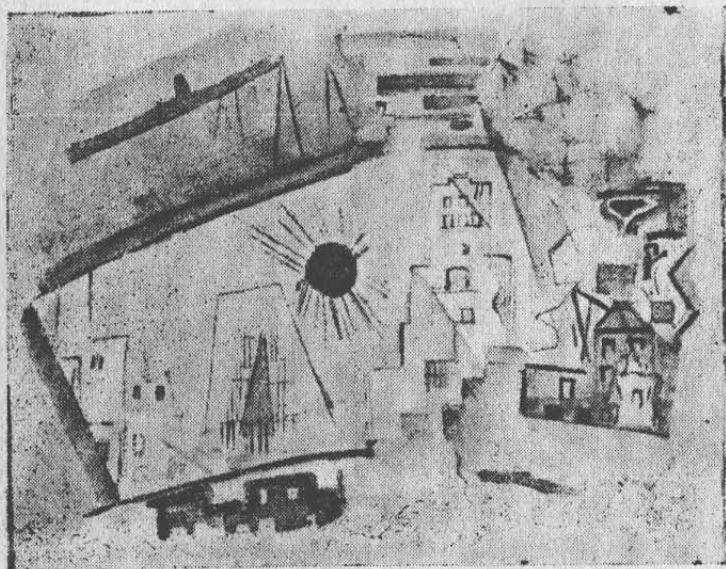
■許斯能■

有一部小說題名「道南橋下」。

我不知道「道南橋下」這部小說的內容，但對這橋樑並不生疏，它座落在台北的木柵鄉，是從台北市到達政治大學的一座橋樑，只要是政大的學生，都會對它感到親切，因為它處在校舍附近道路的上端，好像學校的一份子。雖然它應該已經是老一輩的事物了，但它却永遠陪伴着許多年輕一代的人，記下許多年輕的故事。

不管「道南橋下」怎麼寫，它一定把許多值得留戀的事物帶給許多嚮往那座橋的人，這是一個生活在這裏的典型的年輕人的感觸，因為究竟「道南橋下」的作者曾經也是道南橋的年輕一代。

無疑的，它是年輕一代的記憶的一個痕跡，這一座五十來尺長的拱形橋是橫臥在由深坑鄉發源的河流上的。當你想到這河流帶着黃色，滲透着濃厚黏土和農村氣息的時候，你也就會記起這黃色，黏土與農村氣息也代表着農村裏大姑娘的意味，有些時候，她們會挨着河流，在這橋下浣洗衣衫，也有些時候，她們在田壟上趕鴨子，使你嗅到了生命的氣息。不是嗎？年輕一代的小伙子，居然有趕着大半天躲在橋子樹下對着河流垂釣的，他們早已理解到難得有魚兒上鉤



呢！

事實上，所謂「道南橋下」意味着橋上是一個極高的地方，在這裏可以遠眺整個村莊——一個樸實的綠色的山莊；映入眼簾的是許多不見山麓的巒峯，它們披着一層薄紗似的煙霧；也有數不清並列在田塍上的高長喬木，好似黃昏時候荷鋤歸來的耕農。還有田地、農舍、市集……。

這一切都是道南橋下的人物、背景！

這樣的一個環境，如果你把它當作典型的中國畫上的美，它極可能產生一個令人陶醉的喜劇，但它也可能是一個悲劇人物的背景。因為在這些個背景中，不知在中國歷代多少文人手裏描繪出多少典型的悲劇人物。

我不知道「道南橋下」怎麼樣安排，是不是也有一個悲劇人物？每當我有所感觸而記憶起的時候，在道南橋的這些背景裏，竟也隱約地浮現了一個「可憐的人」！

我本來就怕看悲劇，如果把這個「可憐的人」給安排在道南橋下成爲一個悲劇的主人，未免是件殘酷的事。究竟在我的記憶裏，悲劇並沒有在這淳樸的、充滿着自然的美的環境中發生。這個「可憐的人」只不過是一個寂寞的好人，但是究竟一個寂寞的好人也委實值得可憐啊！

那是我在大學第二年級始業的時候，道南橋左邊靠近學校的那一頭的一排房屋新張了一間書店。這是一間小書店，右邊有撞球場，左邊毗連「粵山村」飯

館，「文化供應社」的這塊浮彫招牌就掛在這兩間店鋪的中間。記得它開始營業的當天，還燒了一陣炮竹，但是沒有人主持剪綵，也沒有來賓……。

暑假過後的天氣還是那麼悶熱，閒着無事的人都往冰果店裏跑，在這個時候新張一間書店倒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因此儘管「粵山村」來人不絕，「興隆」撞球場也每場客滿，「文化供應社」却零零落落。

大概住慣板板的人都養成了散步的習慣，每當傍晚，我總愛花上半個鐘點到道南橋上散散步。木柵欄確是一個散步的好地方，它比較白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些山、那些樹木再加上一層暮煙，別有中國山水畫上的逸緻，秋天與冬季的感觸又有不同，那是從畫幅上體味不到的。從學校到道南橋比較從鐘靈中學到達烈士紀念碑的距離要近上一些。但是這裏車輛稀少，儘可放心躍躍。因此傍晚街道上的行人仍舊不減；有一些是到「粵山村」飯館左鄰購買水果的；也有到「興隆」撞球場右鄰的「維利堅」麵包廠選擇麵包西點，預備明天的早餐的。每當我散步經過這些店舖的時候，也偶爾下意識的對那間新張的「文化供應社」張望一下，它似乎在這段傍晚的時光裏並沒有扮演甚麼重要的角色，它也不會給人家甚麼特別的印象，因爲值得注意的只是兩張臉孔，一個是青年人，另外一個是小孩子，其餘的就是一架子的書。

曾經有一個傍晚，當時距離「文化供應社」的開張已經有一些日子了，我習慣地走過「文化供應社」，但却很意外的發現了幾個駐腳觀望的路人，他們正

在聆聽由書店裏傳出來像憤怒又像訴苦的說話聲，當我踏上書店的石級的時候，也隱約的聽到：

「……書是開張的時候賣出去的，況且又簽了名字，怎麼可以再拿來換錢呢？……」說話的正是那個年輕人，他應該是書店的老闆，另外的那個小孩子木然的站在他旁邊，看上去像個小伙計。

我很奇怪的發覺這個年輕人有一張與日本電影明星石原裕次郎相同的臉孔，不過他有一個更誠實的外形。頭髮下垂是他的特徵。然寬大的褲腳却顯得他有點跟不上時髦。

當一切平靜了以後，我抱着好奇心第一次踏進他們的書店。我發覺那架子上的圖書以大學用書佔大部份，還有「國民知識叢書」以及一些文庫，書店雖小，書也未見多，却不愧為「文化供應社」！但是我是唯一的顧客，他們對我的期望可能太大了，我不忍得擺出平時逛大書店的那種作風，索然無味時即可一走了之，所以順便選購了一本價值兩塊錢新台幣的徐鍾珮的「英倫歸來」。

我覺得他們並沒有爲了這筆價值新台幣兩元的買賣感到失望，那年輕的老闆似乎受到了鼓勵，而毫不掩飾地對自己剛才和顧客的爭吵表示抱歉，他說那本被拿回來退錢的「詩樂論」是他社裏批購的一百本中唯一賣得出去的，其餘剩下的九十九本恰好在前一天都全部退回去了。

六月以後的台北，面臨颱風襲擊的威脅，十二月的情况更是嚴重。

「波米拉」颱風終於在這期間的一個午夜，以每小時四十五哩的速度橫掃整個台北。颱風也帶來豪雨，道南河的河水泛濫成災；在這個黑夜裏把木柵鄉全給淹沒了。

次日，颱風停止了，大水也退了，地上遺留下兩三寸厚的泥濘。教堂，住屋塌了圍牆；沿路上樹梢掛着彩；田裏的稻禾已經伏在水面上。

到處是赤裸裸的屋子，改了面貌的樹木，和零落的稻田。這時候站在道南橋上，再也找不到往日木柵鄉的自然的美！

這是木柵鄉六十年來的第一個酷劫，家家戶戶都趕在清早把被浸濕的東西搬到太陽底下晒。「文化供應社」的石級上也擺了幾片木板，老闆與伙計正在忙着攤開一堆被淹濕了的「大學用書」。他們像擺起了中華路的舊書攤，但是他們心裏的滋味，究竟是苦、酸抑是辣，沒有人能够猜得透。……

颱風與水災留下的泥濘，經過太陽一晒，都變成了堅硬的泥塊，七零八落的堆在馬路的中央。顯然，散步的行人減少了。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的風雨洗刷，好容易的才恢復了馬路的本來面目。

當我再次到道南橋上散步的時候，發覺了「文化供應社」深閉着門，門扉上還貼着一小方塊告白，寫着：

「本社整修內部，暫行停業。」

「波米拉」颱風已經過了許久，「愛美」遲遲不到，木柵鄉已經逐漸的回復了它原來的淳樸和自然的

美。在傍晚這段時間到道南橋上散步的行人也增加了。但是那暫行停業的「文化供應社」，却不見其有「整修內部」或恢復營業的跡象。

另有一個晚上，我從道南橋回來，看見微弱的燈光從「文化供應」的門隙裏透射出來，偶然開門開了，屋子裏走出一個青年人，他正是那個與石原裕次郎一般長像的書店老闆；他舉起手對着我打個招呼說：「好久不見！」

聲音沙啞，使人有苦澀的感覺，我下意識地覺得：在銀幕上扮英雄的石原裕次郎難得有像他這麼不得意的時候，究竟他有一副比石原裕次郎更誠實的外形！雖然我們彼此本不太熟悉，但似乎經過了「波米拉」颶風的侵害，木柵鄉的人們已經連繫在一起。

我在微弱的燈光下參觀了「文化供應社」正待整修的內部，那些「大學用書」仍舊被擺在木板上，這使我覺悟到「暫行停業」及遲遲未能恢復營業的原因。當他把一本寸來厚的「變態心理學」遞到我手上時，我馬上理解到發生了比我想像中更惡的事。這些書本堅硬得像一塊木板，它再也不能夠一頁一頁地被翻開來，因為泥濘的水，含有足量的黏性，再經太陽一晒，它便成了堅硬的一塊。這些「大學用書」，在此種情形之下，比舊書攤所擺的舊書更不如了。

他懊惱自己沒有經驗，也不知道賣書還須要具備其他的經驗；本來他應該趁濕將書本一頁一頁地翻開來，但現在未免知之過晚，不能將那些書悉數救活。我充份體味到他的苦楚；「波米拉」颶風帶來的

水災，只淹濕了我兩套衣服，結果學校賠償了三百元，但他的書是永遠得不到任何的補償；雖然我不知怎樣表達心裏的同情，然而在走出書局的時候，總覺得他確是一個「可憐的人」！

從此每當我經過這「可憐的人」的書店時，總要信步走進去。但是在水災過後，那些被損壞的「大學用書」却不會補充過，空着的書櫥逐漸的被一套一套的武俠小說佔據。這些所謂新派的武俠小說吸引了不少年輕的讀者，他們大都是些富於幻想，心裏苦悶的人。顯然，書店的顧客已經增加了，它也吸引了右鄰「興隆」撞球的一些長期顧客。但是集合了這麼多苦悶的人，它不免成爲「可憐的書店」。這似乎是「文化供應社」所僅能遵循的營業方針，它究竟繼續經營下去。

「文化供應社」雖然是「變節」了，書架上却還陳列着一部六百來冊的「國民知識叢書」。這似乎幫助它在頹廢的形貌上，留存了當年的一份毫氣。如果說「文化供應社」還能從事任何文化服務的話，確實要依靠這一套可供隨時翻閱的「國民知識叢書」以及一些筆墨紙張的供應！但是這套「國民知識叢書」收藏日久，已經顯得陳舊；至於筆墨紙張，終於也變成積貨。

那是陪「火氣大」(注)上「文化供應社」的一次，我們就不能在這些陳年舊貨中找到理想的紙張。經過這年輕的主人的一番搜索，終於在書店的一個角落發現一大疊染有水漬的宣紙，在這年輕人的堅持下

這些宣紙終於免貴奉送了「火氣大」，作為練習書法之用，他究竟希望在文化事業上有所貢獻啊！

在我唸大學第三年的開始，班上轉來了一位同學，他家經營印刷廠兼作出版商。他曾經多次煞有其事地送來「伴霞樓主」的武俠小說，據說「伴霞樓主」的著作是木柵鄉所有書店唯一短缺的書。因為「伴霞樓主」在木柵鄉的一所學校當講師，身為老師當然不願意他的學生鑽研武俠小說，尤其是自己的「偉構」。所以這位新同學在「伴霞樓主」新作面世時都送了一部來，算是一番感情。當我將這些小說轉送「文化供應社」以後，很快的又跟他們攀上了另一種交情。自此我可以格外的免費取閱一切出租的書籍，當然那是些武俠小說。

我終於成爲「可憐書店」的讀者！每到「文化供應社」一次難免要順便帶走幾本小說，不知道究竟是爲了愛好，還是因爲盛情難却。

在我的印象中，「文化供應社」是在「波米拉」颯風的那一陣子，被吹得一蹶不振。處在一群苦悶的青年讀者群中的「可憐的人」的抑鬱，始終也沒有改變，因爲「文化供應社」有如此變成武俠小說總滙的一天，委實是店主始料所不及……

當我在銀幕上看到冷冰原著的「橋」的時候，我就聯想到原著者——劉俊芬小姐也曾經是木柵鄉道南橋下的年輕一代，那裏畢竟有這許多故事；包括那「可憐的人」！

註：教育系的女同學。

在黑壓壓的路上

■ 笛宇 ■

一片黑暗向我的眼睛鋪來
我走在黑壓壓的路上
我的那顆有了創傷的心
掛在一片將要落去的葉子上

星子亮着

而光却弱得無法照亮坐在路上陪伴夜晚的石子

如果是在南島

而我沒有寄居在台灣

我們當有一個很好的團聚

如果那是二年前

母親還在人世

我走着，在陌生的路上

我的影子却没有半句怨言地跟着我

走向未知，走向迷

也許走向狂風暴雨

象 印 後 午

這許多黑顏色的葉狀影子
死屍般臭地伏着

如果失去午寐

必然爲自己編織另一個終站
忙着抹汗的陽光

如果能够痛恨

總要扯碎那些瓶裝的寂寞

唯一懊惱的

在午後如果化成一潭死水

這裡可以入定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把所有的禪剪貼

想想風必在海上渡假

把雙腳不客氣地面天嘲笑吧

使人想到要哭的，是那些

像午後的心的廢紙團

這是一隻隻蠕動着軀體的紅螞蟻

如果冰櫃通了電，一切寂寞

都是無謂的小脾氣

還是讓眼睛尋索吧，眼睛

啊，它不能沒有節目去狂歡

或者今天沒有記憶

或者記憶等於已被搓過復展的污紙
復活節過後教堂的小徑荒蕪了

山下的那些芒鞋再也不陪袈裟了

所有的記憶，如果今天還有

都願意知道小情人的搖擺惑不惑人

讓說謊的驢的呼聲苦悶

讓枯瘦的花樹纏血

明天要把風的假期撤了回來辦公

明天一切不幸的都要被營養

因爲明天，或者明天要換換節目

午後的消息可以褶成尖銳的

病犬的哀鳴

凡花香的在這裡可以憑弔

凡鳥語的在這裡可以哀禱

除了看煙灰殉情

除了讓眼睛尋索

並且把昨夜舞會中的迷你裙

像禪般剪貼

要上山的且上山去

要下水的且下水去

午後所留下的，是沒有痛苦沒有歡樂的
纏在鬢髻髮髮的時間

行船工友

。李良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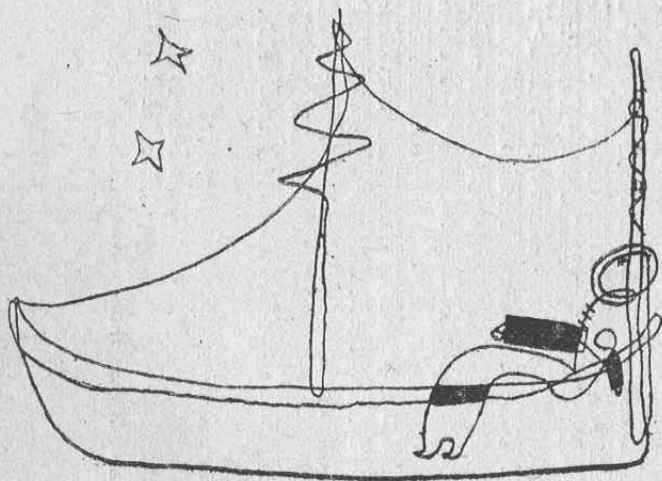
歡喜船入港，過夜隨起帆，悲傷來相送，送君行船人。
船行哭唉唉，君去是應該，何時到所在，船到信着來。
行船無奈何，大浪起風波，把舵把不好，性命將難保。
每一次，當我聽到了這首「行船歌」的播唱時，內心就會自然而然的湧起陣陣的悲酸的滋味來。

記得我把找到行船工作的消息告訴了親友時，曾經有位中年婦女，慈顏地對我說：「行船走馬三分命，難道你真的要去行船嗎？」

對她們這番關懷的話，我淡然的一笑置之。內心還以「男子漢應該四海為家」來自勉。

上工的第一天，我站在真實得碼頭上，猛吸一口清新的海風然後才踏進舢舨去。那時，我像隻快樂的海鳥，不斷地從船頭走到船尾，連隨身帶着的睡蓆、被枕、衣物、日用品也丟在一旁。

在烈日當空的第一次的工作是鉤樹膠，每粒樹膠有一兩百斤重。我拿着鐵鉤向樹膠搭上去，想把它鉤進索網裡。什麼！一動也不動，像是被釘住了，再出力仍是徒然。喘口氣，出盡生平之力，這次都被它反彈回去，撞擊到一堆樹膠去。我跌倒了，在一邊喘氣嘆息嘆，眼巴巴地看友伴一粒接一粒鉤進索網。



舵公走過來和顏地問道：「你有沒有被擊傷了？」

我趕緊爬起來，羞愧地說：「沒有，沒有。」

「慢慢來，手熟了，順着勢，就不用再出那麼大的氣力。」

這一次，我學着舵公的手勢鈎動了，我露出輕快的微笑。

生平沒有在廚房插過手的我，舵公竟然分派給我「伙頭軍」的工作。幸虧同船的友伴時時在我的身旁指點

教導，午餐酒飯終於在滿頭大汗、兩眼紅腫、五顏六色的花臉下勉強擠出來。

有一天，舢舨沒貨可載，留着黃君顧船。我像飛出了鳥籠般，直撞進溫暖的家裡。

「怎麼？我的身旁沒有半個人，身子怎能左右擺動呢？桌上的報紙，一上一下地浮漂，字跡也在旋轉。啊！那正是暈船了。」

從早上七點半開始工作，到中午十二點，我們四個人，已將一包的白米，整整齊齊堆好在舢舨內，由電船

拖進北賴碼頭去。在北賴稅關處填報關紙辦些手續，要明早才能進峇東埔去。

做伙頭軍的我，天一早就要比別人早起來煮咖啡，然後到巴剎買菜。回來後，又要自己動手洗、切、煮。

到達峇東埔的貨棧，舢舨要前後都用船索拴緊。午餐也在這段時間進行。到了一點鐘，三四十名的苦力分

成兩批，在棧內與舢舨上開始了他們的起貨工作。我們都坐在蔭涼的地方，一囉厘一囉厘地數着包數，只要包

數與報關紙上的數目一樣，大家才能鬆了一口氣。否則，要挨船主的一頓責罵。

下午，四點半，我做伙頭軍的工作又開始了。六點，苦力們停工，還餘下兩三百包的白米，要留待明早起

貨了。我們通力再將它整理一番，蓋上三四層的油布，以防晚間忽然下場大雨弄濕了。

舵公不必守船，這責任就在我們三個船員的身上輪流。守船本來就是枯燥、無味的。尤其是一個人伴着一

條船，在寂靜的碼頭旁，那種孤獨、冷寂、淒清的滋味，不是過來人，絕不會體會得到。又不知是誰編了一些

神話、鬼話，說什麼某人曾經是跌死在附近，某某人看過一團黑影在碼頭上飄動，紅紅青青的神鬼火大顯靈

，胆小者往往會被弄怕到毛骨悚然、冷汗直流。守船另一大忌是蚊子多，只要是躺在木板上，兩耳就會充滿

了嗡嗡的聲音，隨手一拍，四五隻的性命就一下子完蛋了。初時，往往會被弄到通宵達旦且不覺。還有船底

有漏水，三更半夜還得起身來開動抽水機。

空船是拴在北賴碼頭的話，情形就不同了。同一公司的船，大家愛拴在一起，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或是

三更半夜起風暴，大家也好互相幫手。一有友伴，大家談古論今，此是守空船的樂趣之一。

天天吃飯，總會感到膩的。於是我們大家就想辦法，來換換口味。這樣就是分頭去捉淡水蝦。有的出麵粉

，出花生油，出醬料，在七手八腳的分工合作下，我們煎出來的一塊塊蝦煎，其味道比賣的更甜，更香。說來好笑，從下午五點鐘一直忙到午夜兩點，大家的肚內裝到不能再裝了，才各自回去投入夢鄉。魚頭粥、綠豆粥，也是我們最常吃的東西。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行船工友的行爲並不怎樣「開化」。時常可以看到而且最明顯的例子：我們在船頭船尾大小便，也管不了板威的渡輪是迎面駛過來。我們身上只穿一條三角褲、泳褲，在車站旁沖涼，然後在碼頭上悠哉悠哉遊玩。這一切都不見怪，因大家已經習慣成自然了。

船航行了三四個月後，選定了漲潮的日子，才讓電船拖進船塢去修理，有人叫洗船。洗船也是每一個行船工友所不能缺少的份內工作。在第一個夜晚的深夜裡，這時候，也是海水漲滿了。大家從甜夢中蘇醒起來，一同協力地拉緊船索。這一拉，我們的手掌心，就像被刀子割破般的在流血。花費了一兩小時，好容易才將船拉上堅硬的沙地。

午餐過後，我們開始打掃，先清除船內的污物。然後，開動抽水機，將海水抽進，向舢舨內的四周噴射，洗刷甲板；經過了這一番功夫，再將抽水機的橡皮管倒轉過來，污水就會慢慢地被吸乾了。但是，我們已經成了落湯雞。

三點多鐘，海水退到胸前時我們拿了掃把、刷子、小鐵錘，做起洗船的工作。在水中，一浸就浸到兩三點鐘，直到認爲是清潔，滿意爲止。收藏椰葉的地方，距離有兩三百碼遠，抬了椰葉放在船底下燒，那也是一件吃力的工作。又要面對着猛烈的巨火，顧着沒燒到的椰葉。我們雖忙了整天，船的另一側，明午仍是要照舊來一番糊脂沫粉。（指木板與木板間的條隙和油漆。）

洗船需要多少日子是沒有限制的。假如船是迫切要用，一兩天就可以拖走了。有時三五天、一星期，也沒有洗好。

無可否認的，大多數的行船工友都是好賭的，一有錢就賭，無錢賭就賒賬。整百元的辛苦血汗錢，可能在一夜之間輸光了，那是不足爲奇的。兩手空空了，那也是我們感到心滿意足的時候了。在這情況下，斷炊缺糧是常有的事。

在我們當中，有的是非常豪爽的，有了錢就花，有的却十分吝嗇，簡直是一毛不拔。年長的一輩對人生充滿悲觀，工作消沉，年輕的一輩却如初生之犢，充滿幹勁，都希望有一天能赤手空拳打出天下來。

行船的工友，目前雖受了些打擊，但是我們仍然穩站在工作的崗位上，任風吹雨打，任海浪翻滾，任烈日煎熬，我們沒有發出一聲怨言。

生

路

■ 史立恆 ■

天在下着雨，夜晚的街道冷冷清清的。

我看見你從街道跑上騎樓。滿身已被雨水淋濕了，你用手抹去髮上和面上的水，然後走進這家茶座。

現在，這裡除了你和我，一個小伙子計，再加上正在櫃檯裡打盹的老闆，不過是四個人吧了。這裡是這麼的沉靜。

「給我一瓶白啤，小的，」你對伙計說：「炒一碟麵。」

我猜你頂多不過十二三歲，小小年紀却學大人喝啤酒，因此引起我對你的注意。

你是富有人家的兒子？父母沒有照管你？被家裡趕了出來？抑或是沒有親人的孤兒？無家可歸？流浪街頭的小阿飛？

不是，都不是，你看來像是有教養的孩子。小伙子計把東西端來了。你很不熟練地把啤酒一下子倒在玻璃杯裡，啤酒泡沫迅速上升，上升……：……

你花了好多時間才把啤酒倒滿酒杯。你呷了一大

口，唔，味道是苦的，怪不得你要皺眉頭了。

孩子，你還是第一次嘗試酒味呢。

現在，你在吃麵了，你好像已餓了半天，你簡直是在狼吞虎嚥，很快就把東西吃光了。

你在抹嘴，你在望着街道。外面沒有雨了。

孩子，時候已不早，人家快「收檔」了，你該把酒喝完，趕快回家去，免得家裡人牽掛。

但是，你並沒有要走的意思，你還是孤獨地坐着，對了，你一定在等人，你焦急地望着外面，我看得出，你準是約了朋友到這裡來。

是女朋友嗎？不是，你太年輕，一定是男朋友了……

……

噢，他來了，見到他你顯得很興奮，你向他招手。你們簡直像一對兄弟，身材和臉孔都相似，祇是他比你長高了一點。

「找我什麼事？」他說：「我剛放工，趕着來。」

「要吃點什麼？」你說。

「不要，我剛吃過東西。」他說。

「我被老闆炒魷魚了。」你說。

「我猜也是這回事。」他說：「你做錯事？」

「我出去送貨，回來遲了，他罵我。」你說。

「你和他頂嘴？」他說。

你點頭，說：「我實在也不想做了。」

「工作總是苦的。」他說。

「我已做了一年，我不怕吃苦，」你說：「年紀太小總是被人欺侮。」

夜

■ 清 強 ■

在史前就已是撒旦手中的獵物
以後得罪了正氣凜然的溫暖
冷寞與恐怖就常來驚嚇萬千的子民
黑黑的幕織窒息了上帝的呼吸

黑黑統治了單純的村野
冷靜着許多憤然的悽哀
夜梟啼處，有人在算命
有人垂涎圖拂走恐懼

而到了這文明成熟了登月幻想的廿世紀
黑黑却遁遠於鬧市的霓虹燈
不夜的城更活氣了，但不溫暖
(太陽原就縮頭躲到水平線了)
有許多誘惑上台
有許多感情在兜售

會有人驕傲於這項收穫的
並且，誰會這樣不文雅去窺視醜巷的狼眼
並且，誰又會這樣無聊去揭開少女的陰私
夜的華裳始終裹着諸多神秘。

「你說了，不要怕，再找別家做。」他說。
「我今晚到那裏睡覺？我身邊帶了幾十塊錢。」
「到我那邊去，我帶你從後門進。」他說。
「我聽你說打地方有了着落，你的臉露出一份喜悅。」
「睡地幾天馬戲工作？他收在附近找一塊地
用繩圍起嗎？替他也替他：每輛收一角。」「不過是暫
時的，我不會長久。」
「地也肯。」

「到時再想辦法吧，」他說：「來，我們走。」
「你付了賬，同他走出去，你拍着他的肩膀說：『
你是不會餓死的。』」
「可不是？凡是肯做肯幹的人都不會餓死的。像你
這樣年輕的，却懂得那麼多，而且你表現得那麼
剛毅堅強。」
我也跟着走了。我看見你倆手拉着手，在長長的
路上走呀走的，越走越遠了，好像要去到世界最遠的
地方。我想起我曾經走過的路，好長的路，遙遠的路！

大胆詩人汪靜之

■ 溫梓川 ■



「五四」運動發生後，在新文學運動的啓蒙時期，以新詩爲世人所知者，除胡適的「嘗試集」之外，尙有寫「草兒」的康白情和寫「冬夜」的俞平伯，寫「將來之花園」的徐玉諾，和汪靜之。汪靜之當年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挾「蕙的風」詩集躍登中國文壇，成名很早，同時，他在杭州一師讀書時期，便與同學馮雪峰、潘漢華、應修人三人組織湖畔詩社，出版四人合集的「湖畔」和「春的歌集」。四人後來都在文壇上享譽。除汪靜之是安徽績溪人外，其他三人都是浙江人。潘漢華又名訓，潘四，若迦是筆名，曾以潘訓名字譯出俄國作家阿志巴綏夫的「沙寧」。惜早故。應修人則於一九三〇年春在上海虹口區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分館旁邊那條小馬路澄衷中學附近一樓屋，與李偉森、趙柔石、胡也頻等集會被圍捕。他則因拒捕而跳樓逃竄身死。馮雪峰筆名畫室，爲最早的左翼作家，譯介了不少蘇俄的文藝理論；在三十年代的左翼陣營中非常活躍，風頭也最健。惟最近中共搞「文化大革命」時竟遭清算，指爲「右派份子」，與周揚等牛鬼蛇神同爲一邱之貉。四人之中，只有汪靜之最安分，甚至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發生

普羅文學論戰時，他在「語絲」上撰文抨擊左派也最力；甚至創造社諸子，除郁達夫外都成了他攻擊的對象。他的「蕙的風」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時，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間，他當年不過是十七八歲的青年；蕙詩的時期大概在十五六歲左右。全書共收長短詩作一百五十多首。除胡適的序文外，尚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和劉延陵的序，這是當年最流行的風氣，出書總要請三二位知名人士寫序推荐，直至三十年代的許多詩文集的出版也不例外。據他後來對我說，「蕙的風」裏的詩篇大多數是為追求杭州女子一師學生傅蕙蘭而作的。因為謳歌戀愛，描寫大胆，又因童心赤熱，天真幼稚，引起很大的注意。當年就有很多人認為他的詩有破壞道德的嫌疑，因此召致了許多衛道之士鳴鼓而攻之。周作人却從性道德方面立論，為汪靜之說了話。他說：「讀汪靜之君的詩集『蕙的風』便想到情詩這一題目。這所謂情，當然是指兩性間的戀慕。古人論詩，本來也不抹殺情字，有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照道理上說來，禮義原是本于人性的，但是現在社會上所說的禮義却並不不然，只是舊習慣的一種不自然的遺留，處處阻礙人性的自由活動，所以在他範圍裏邊，情也沒有生長的餘地了。我的意見以為只應發乎情，止乎禮義就是以戀愛的自然的範圍為範圍，在這個範圍以內我承認一切的情詩。……靜之的情詩，即使藝術的價值不一樣，但是可以相信沒有不道德的嫌疑。……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詩的精神，用不着我的甚麼辯解。……『蕙的風』裏的放情地唱，我們應該認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期望他精進成就，倘若大驚小怪，以為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那有如見了小象，還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

「蕙的風」裏最膾炙人口的一首情詩，便是：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胆寒呵。」

在今日讀來，也不見得有甚麼了不得出色的地方。朱自清說他的詩有些像康白情，他的詩多是性情的流露；多是讚頌自然，詠歌戀愛。所讚頌的又祇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秘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祇是質直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曲的戀歌。表現法簡單明瞭，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顯出作者少年人的本色。靜之却因罵他的人越多，注意他的的人也越多；並且又得了這些名人為他說話，為他辯護，為他品題，致克享大名。

他到暨南大學教書時，也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大概是在一九二八年秋間來的，是當年當鄭洪年校長秘書長的章衣萍引荐來的。他繼章先生之後來教我們國文，因為讀過他那部扉頁上題着「放情地唱呵」的「蕙的風」，起初以為他會寫出那樣多的情詩，一定是個風流儒雅、風度翩翩的詩人。誰知一見之後，才知道大出人意料之外。他的身材很短小，比一個普通五英尺二寸高的女子還要來得略矮。大概還是五英尺不足的樣子。

四肢很短，却相當粗肥；手脚也很小，頭部特別大，圓圓的胖臉，配着個圓圓的鼻子，眼睛很小，却戴着近視眼鏡，渾身是肉，却顯不出胖相。跑路的姿勢最特別，也最滑稽，一幌一幌地，倒非常像舞獅時那個手搖芭蕉扇子逗弄獅子，俗稱「大頭和尚」的「虎佞」。他每次來上課，往往閒談多過唱詩，唱詩多過講書。他先後發給我們的講義，便是後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本百科小叢書「詩歌原理」和「李杜研究」；有時也夾了幾首從詩集「寂寞的國」裡選出來的「海上吟」，「無題曲」，「聽淚」和「能變甚麼呢？」等詩篇作講義。如果發下來的是詩篇，他就放聲朗誦，有如京戲裏唱黑頭的嗓子，大概這就是他所謂「放情地唱呵」的時候。等他唱完了，唱够了，然後又從公事包裏取出一本簇新的「寂寞的國」來作樣品，介紹我們最好去買一冊，說是這部詩集，好詩不少，是值得購讀的一部書。有時他高興起來，還告訴我們這首詩是怎樣寫出來的，那首詩又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寫出來的。為誰而寫的；諸如他說「海上吟」中的芷麗，就是他從前追不著的女朋友傅蕙蘭的化名等。「詩歌原理」的教材，原本就是枯燥無味的，但經他天花亂墜地講述，聽起來也津津有味。他閒談也頗有可取之處，比較那些一開口就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的，擁有博士銜以驕人的教授，要有內容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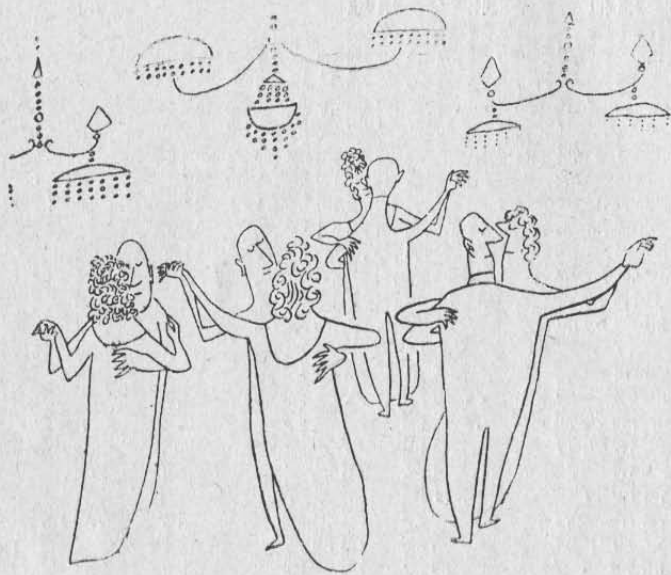
有一次，有一個同學打趣他，問他目前的太太是怎樣追上的。他一點也不隱瞞地說：「我現在的太太是和『蕙的風』的女主角傅蕙蘭同學，同在杭州女子一師讀書。我原先追求傅蕙蘭，為她寫了好多詩，『蕙的風』出版了，送了給她，她却正眼也不瞧一瞧。她嫌我窮，後來嫁給一個官僚去了。女人就是這麼愚蠢的。我失戀後，傷心了一個時期，才追求我目前的太太，那時我還在杭州一師讀書。我追求她時，曾有過一天寫過十一封信的記錄；平信，快信，掛號信全有，但都給她學校裏的校長扣留了，並且還請她去談話，她竟很乾脆地說：『沒有甚麼話好談，還我的信好了。』我的太太是懂得戀愛的；現在的女學生，那裏懂得談情說愛？」接着還把女學生笑罵了一番，挖苦得女同學也冒火了。於是有一個姓余的女同學陡的站起來說：「汪先生，你教書就教書，你怎好老是罵女人！」

他却笑嘻嘻地說：「如果我說的不對，你一定不會光火的。」

後來我和他接觸較多，才知道他的脾氣很好，涵養功夫也特別好。他即使捱了罵，我們在旁邊的人都有點替他難受，他却若無其事地老是眯着眼睛在笑嘻嘻。朋友開他的玩笑，即使過火，他也處之泰然，毫無怒意。薛之初到暨南時，住在真茹南陽宅南邊的一座廣東式的樓居；同住的有章鐵民、程仰之。住了不久，便搬到暨南教職員宿舍最末一間房間去住，隔壁住的是劉肖愚，時相往還，我每次去看望他，總看到他們在一起，高談闊論，似乎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後來他的太太符竹英到上海來了，他就又搬回真茹南陽宅附近的一間平房去。房子雖然簡陋，却顯得相當幽雅，還有一方庭園，真够得上說是「苔痕上綠階，草色入簾青」。(上)

藍色的房間

法·梅里美作
阿章譯



一位少年人正焦慮不安地在火車站的入口處踱來踱去。他戴着藍色的太陽眼鏡。雖然他並不傷風，卻不斷用手帕去擦鼻子。他左手提一隻小黑袋，我後來才知道，那裡面裝着一件絲質睡衣和一條土耳其褲。

他時時走到入口處的門邊，朝街上看，然後從褲袋中摸出手錶，又望望火車站裏的掛鐘：火車要一個鐘頭後才開。乘客陸續到來。根據服飾，就知道這些人都是城外來的農夫和商人。每次當一位男人走進車站或一輛馬車在門邊停下，這位少年人的心像汽球似地開始膨漲。他的雙腳開始發抖，手中的黑袋似乎要從指縫中滑下來。

一段極長的時間溜過去。驀地，從站旁的小門——少年人一直沒有留心到它——走進一位身著黑衣，面蓋厚紗的女人。她攜着一隻褐色的摩鹿哥手袋，袋中放着一條睡衣和一雙藍綢製成的拖鞋。現在少年人和這位女人朝對方走去。但他們並不向前望，一味左右窺視。他們碰上了，四隻手緊緊抓在一起，有幾分鐘靜默地不說一句話，兩人喘着氣。

激動的情緒稍為平息。「李，」女郎說（我一

直忘了說她長得很漂亮。」李，幹得好！你戴上藍色太陽眼鏡，我竟認不出是你。」

「幹得好！」李道：「你覆上面紗，我也認不出來。」

「趕快上車吧！遲了，火車就要開行啦。」她繼續說，重重地按一下他的手臂。「任何人都不會產生些微的懷疑。我此刻正和克拉夫夫婦到他們鄉下的居所去，明天才離開那兒，人們會這麼想的。」她笑了起來。「讓我們買票吧！唉呀！假使在旅館中有人問起我們的姓名？我忘了該怎樣回答。」

「突魯夫婦。」

「不，不要這個名字。宿舍那兒有一位鞋匠也叫突魯。」

「那麼，魯麼夫好嗎？」

「魯麼夫夫婦？好。」

「就這麼辦。但沒有人會問我們的。」

火車站的鐘鳴嗚嗚叫。候車室的門打開，年輕女郎與她的男友衝進車廂。站鐘再次響起，車廂的門關上。「只有我們兩個！」他們高興地呼喊。但，在同一時刻，一位年約五十的男人，一身黑色衣服，神情莊重地走進車廂，在一個角落坐下。年輕人盡可能遠遠地避開這位不受歡迎的人物，開始用低微的聲浪交談。他們用英語交談，爲了怕被那陌生人聽見。

「先生，」適才進來的旅客以更準確的英國腔說：「如果你有秘密要講，你最好不要在我的面前用英語說，我是英國人。我非常抱歉打擾了你們。隔廂有一位獨身的男旅客，我不到那邊去坐，因爲我的原則是：勿與此類旅客同一車廂旅行。况且，那個人有一副貪婪的臉相，這東西可能會引誘他。」他用手指一指先前被他丟在面前沙發上的旅行袋。

「不管怎樣，假使我不是睡覺，就是看書。」

實際上，他果真坦誠地嘗試睡着；他打開旅行袋，拿出一頂帽子，戴在頭上，隨後閉上眼睛。幾分鐘後，他張開眼，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又從旅行袋中取出一副眼鏡和一本希臘文寫的書，最後他開始聚精會神地讀。爲了取到這本書，他把旅行袋裏亂糟糟的東西都搬出來，包括一大把的英國鈔票。他將鈔票放在對面的椅子上。在未把它們放回袋中前，他問年輕人他是否能在N鎮將這些鈔票換取法國現鈔。

「極有可能。」

N鎮是這兩位男女要去的地方。那兒有一間小而整潔的旅館。除了拜六晚上，其他的日子很難看到人們上這間旅館過夜。房間聽說是不錯。那位叫做李的年輕人早些時曾到這兒來看過。經他報告後，他的女友好像迫

切地很想拜訪它了。

無論如何，這天她太興奮了！即使把她關進監獄裏去，只要能和李在一起，監獄也是一樣的迷人。

火車在趕着路程；英國旅客照舊讀他的書。他再不會把頭轉向這對年輕人。他們的談話聲細小到只有愛人方能知道對方在說什麼。讀者也許不會感到驚奇，當我說這兩人是對熱戀中的男女。唯一值得遺憾的是：他們雖然相愛，卻還不能結婚，當然其中另有原因。

火車終於抵達N鎮。英國旅客先行下車。當李挽着他的女友步出車廂時，一位男人從隔鄰的車廂跳到月台上。他面色慘白，說得真確點，他面呈黃色，雙眼深陷並佈滿血絲。鬚鬚不修，一副罪囚的樣子。雖然他的衣服是潔淨的，但卻破爛不堪。他的外衣，本來是黑色的，但在背部和臂處現在已成灰色。他走向英國旅客，用極謙卑的語調說：「叔叔！」他用英語說。

「滾開！你這邪惡的流氓。」英國旅客喊道。他灰色的眼裏泛上氣憤的火焰。他提起腳，打算離開火車站。「不要迫人太甚！」另一位回道。語氣哀憐動人同時充滿惻憐。

「可否暫時替我看顧一下旅行袋？」英國旅客問，一面把旅行袋丟到李的腳下。然後，他抓住那位叫他作叔叔的男子的手臂，推他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用粗魯的語氣對他說了一分鐘的話。他從衣袋裏取出一些鈔票，把鈔票壓成圓團，再塞到對方手中。後者取了鈔票，並不道謝，就匆匆離開了。

N鎮只有先前提到的那間旅館而已。因此，數分鐘後，故事中的人物又在旅館會聚，這是不覺得奇怪的。在法國，旅客要是身邊帶着衣著入時的女郎，到任何旅館去都會分配到最好的房間。法國因而被傳為歐洲最有禮數的國家。

假使李得到的臥室是全旅館最好的，我們卻不能輕率地說它是名符其實的好。房裡有一張胡桃木做成的大床，掛上帷帳。牆壁上畫有人像的彩紙。不幸，這些人像的面孔都被房客惡作劇地添上八字鬚和煙筒。房客又在畫面上寫下許多無謂的話語。這間臥室取名「藍色的房間」，原因是壁爐兩旁的兩把扶手椅顏色是藍的。在旅館女侍忙於照應他的女友時，李獨自溜到廚房去點菜。他用盡所有最適當的字眼才說服旅館主人，替他把晚餐搬到房中去。他異常驚駭地獲悉：在同一天，輕裝騎兵第三縱隊的指揮官們要在餐廳舉行饒別晚會。餐廳剛好在他臥室的旁邊。旅館主人向他保證：這些法國兵除了性格豪邁外，都以溫文和品行良好著稱。他們絲毫不會騷擾到他的太太。這些人午夜前就散宴，這是習慣。

經旅館主人這樣一講，李才安心返回房中。他發現英國旅客就住在鄰房。房門正敞開，那位英國先生坐在一張擺着杯和酒瓶的桌子前面。他着迷般望着天花板，彷彿在數天花板上跑動的蒼蠅。

「鄰近有人，這有什麼關係呢？」李自言自語。「英國先生不久將喝得酩酊大醉；法國兵也會在午夜前離

開。一踏進房間，李首先把通餐廳和鄰房的門堅牢地門住。與英國先生房間相隔的那道牆很堅厚，那兒有兩重

門。但朝向餐廳的牆壁卻比較薄，這兒有一扇門。門上有門門和鎖。這對戀人開始在藍色的房間裡享受一頓頗佳的中等晚餐。有好幾碟肴饌是旅館主人從指揮們宴會的餐桌上偷運過來的。指揮官們過於喧囂的聲浪，使他們不勝其煩擾。況且，這般人所談的東西，連我也不敢在此將它複述。

情況越來越狼狽。李認為他須到廚房去，懇求旅館主人轉告這些先生們：說有一位夫人正抱病臥在接近餐廳的房裏，希望他們能稍為安靜些。

旅館主人，像往常一樣，逢到有軍官在開宴會，就顯得很激動，並且不曉得回答誰才對。當李與他談話時，一位男侍向他索取軍官們要的香檳酒；而另一位女侍卻嘆着說：「英國房客要葡萄酒，我說這兒沒有。」

「你真是飯桶，這兒什麼樣的葡萄酒都有。我這就替他製一些。」

一眨眼間，他已把葡萄酒製成。他走進餐廳，去執行李剛才托他辦的事。這件事一下子引起狂暴的騷動。稍後，一個低沉的聲音從鬧哄哄的人聲中升起，詢問這位鄰居是何等樣的女人。接着而來的是無邊的沉寂。

旅館主人答過：「她尊貴而活潑。先生們，我不知道要怎樣來形容她。她非常和藹，非常怕羞。瑪麗說她才上戴着結婚戒指，這意味說她是一位到這兒來渡蜜月的新娘。」

「一位新娘？」四十個聲音同時喊道。「她必須到這兒來和大夥兒乾杯！我們將為她的健康舉杯慶祝，並教她丈夫為夫的責任。」

催促聲不斷傳來。李和女友全身戰慄，以為他們的房間就要遭受進擊。可是，忽然間，一個聲音響起，抑止了這個舉動。顯然，講話的是一位高級軍官。他斥責下屬們太沒有禮貌，命令他們坐下，不要喊。隨即，他又說了一些話，聲音壓得很低，李在房中聽不清楚究竟他在講什麼。從那時起，餐廳變得比較安靜了。

我們這對戀人開始無拘束地交談。但，經過這次騷動後，他們需要一段時間來重新喚起那已遭破壞的親切情緒。在他們這種年齡，這件事並不很難。他們一下子就把所有不如意的事忘掉了。

他們相信自己 and 指揮官們已達至和平；但，老天！它只是暫時的休戰罷了。他們完全不會料到，當他們沉醉在高度的享受時，八十個喇叭同時響起，奏出一支法國兵所熟悉的曲子「我們是勝利者。」對這突如其來的暴風雨，能有抵禦的機會嗎？可憐的戀人，多值得同情啊！

不，並不如此使人憐憫，因為最後軍官們到底離開了餐廳，在藍色房間的門前，這批人列隊整步而行，在配劍碰撞發出尖銳聲中，逐一喊道：「晚安，新娘子！」

隨後，所有的聲音都停止。我說錯了；因為英國旅客走進走廊，叫道：「侍者，再來一瓶同樣的葡萄酒！」N鎮的旅館復歸於沉寂。今晚，月亮很圓，灑下柔和的光輝。從記不清的年代起，愛人總是喜歡在月下守望繁星。李與愛人推開窗門，眼前是一座小花園。空氣中瀰漫着藤花的香味。他們歡欣地呼吸着新鮮空氣。

他們並不久默在那兒。有一個人正在園裏跑動。他底垂着頭，雙手又在胸前。口裏含一支雪茄。李認出這人是英國旅客的姪兒。

我討厭無用的細節；再者，我以為凡是讀者能憑想像揣度的細節我概不再敘述。我不打算把旅館中與小時發生的事寫下。我只想說當壁爐上的臘燭燒過半枝時，從英國旅客寂靜的房中傳來奇異的怪聲，像人笨重的身體跌倒的聲音。接着是折裂聲、窒息聲和含糊的咀咒聲。藍色房間中的兩位年輕住客在發抖。也許他們已被這怪聲驚醒了。

「英國旅客在發夢囈，」李說。他強迫自己裝出笑容。但他無法使他的同伴安心。他自己在不自地戰慄呢。兩三分鐘後，走廊的門，被人很謹慎地打開，又悄無聲息地關上。一種緩慢遲疑的脚步聲傳來，從各方面看，有人企圖在不受注意下從門前越過。

「這可咀咒的旅館！」李微呼。

「啊！它是天堂。」年輕女人答。她將頭枕在李的肩上。「我想睡極了。」

她太息。幾乎同時她又跌進夢鄉。

一位著名的倫理學家說：「人們決不多言，當他們無可詢問時。」那麼，讀者一定不會驚訝，如果李沒有使談話繼續下去或是討論旅館裏的怪聲。他忘了自己，儘想着適才的聲音。在想象中，他把它們和許多情況連結起來。英國旅客姪兒邪惡的影子又湧現在眼前：他注視他叔叔的神情充滿怨毒；但毫無疑問，他在與他叔叔交談的全個時候，表情謙遜，因為他在問叔叔要錢呢。

對於一位年輕，強健同時絕望的人來說，有什麼事比從花園爬進鄰房的窗口更容易呢？此外，他又住在旅館裏。從入夜時分起，他一直在花園中散步。也許，有可能——實際上他已知道他叔叔的黑袋裏放着一大架的鈔票……。那笨重沉悶的聲響，很像棒子敲在禿頭上。那窸息的喊聲！那可怖的咒詛！還有那些脚步聲！那位做姪兒的有一副謀殺者的面孔；但謀殺案不會在住滿指揮官的旅館發生。顯然，英國旅客一定已把門窗閉得緊緊，像一位明智深慮的人應當做那樣。特別是當他知道他的姪兒還在附近。他不信任這位姪兒，因為他不敢提

着裝錢的黑袋和他講話。但，爲什麼在自己如此高興時偏要去想這些醜惡的事情呢？

李在腦裏自思。這些念頭將他團團圍住，像夢裡的幻象那樣的混亂。機械地釘住藍色臥房與英國旅客的房間相隔的門。

在法國，門關得很糟。在這扇門與地板之間有一個至少兩公分大的空隙。忽然間，空隙處出現一些紅黑色，扁平像刀柄的東西。在蠟燭光照射下，它像一條細小閃着光輝的線。它慢慢向一隻離門不遠的藍拖鞋游去。它是蜈蚣吧？不，它不像一隻昆蟲。它的形狀不定。兩三條褐色的東西已貫進房裏。它們滾動得更快了，由於地板傾斜的原故，它們輕輕地碰上小拖鞋。一點疑問也沒有，它是液體！它是血！當李目瞪口呆地望着這些可怕的污跡時，年輕女郎仍舊沉靜地睡着。她有節奏的呼吸溫暖了她愛人的頸項和肩膀。

李臥着不動。他在運用所有的智能企圖解決眼前的危機。

我可以想象到大多數的讀者，尤其是女讀者將因爲李不即刻採取行動而加以譴責。他應當，某人會對我說，他應當跑到英國旅客的房裏，將兇手捉住；至少也得拉響掛鈴，喚醒旅館的住客。對這些責問，我的回答是：法國旅館所用的掛鈴只是爲了點綴臥室，它們的拉繩與任何金屬儀器沒有關係。我將恭敬地但肯定說：如果說讓一位英國人在鄰房死去而不管，是錯的；那麼，爲他而犧牲一位正酣睡在你肩上的小姐，那是不值得讚美的！倘若李喚醒其他的房客，什麼事發生了，警察、暗探、驗屍官會馬上來到。在未問他看到什麼或聽見什麼以前，這些先生們會首先對他說：「你名叫什麼？你的身份證？還有這位夫人？你們在藍色的臥房裏幹些什麼？你必須到亞芝法院去，陳述在某月某日，晚上某一時刻，你是這謀殺案的見證人。」

現在首先鑽進李的腦裏的正是這些問題。在人的生活，有時會發生許多良心難於裁定的事件：是讓陌生的旅客被割開咽喉死去好呢？還是讓自己所愛的女人蒙受恥辱？

李所下的決定，正是大多數人可能做的：他選中了前者。他依舊不動一動。

他雙眼緊釘着藍拖鞋上的血跡。他看了很久，彷彿被蠱惑。冷汗弄濕了他的太陽穴。他的心快要爆炸了。一大堆的念頭和怪異怕人的想象如魍魎般縈繞着他。每一時刻，一種內在的聲音都在對他說：「一小時後大家就知道你們的一切了，這是你的錯。」

最後，他對自己說：「如果在鄰房的事還未被別人發現以前，我們離開這可詛咒的旅館，也許我們能把行踪除掉，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兒；我一直戴着藍眼鏡，她一直蓋着面紗。這兒離開火車站很近。一小時後，我們將走得遠遠的。」

他記起早晨八點有一班去巴黎的火車要經過N鎮。頃刻後，他們將在許多犯人藏身的巴黎失去踪影。誰能

在巴黎尋出兩位無辜的人？可是，會不會有人在八點之前走進英國旅客的房裏？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兒。等他完全確信除了這一着，再沒有可辦的了，李絕望地移動一下他那僵臥了很久的軀體。可是，他的第一個動作弄醒了他的女伴。後者瘋狂地擁着他。碰到他冰冷的面頰，她微微地驚呼。

「什麼事情？」她不安地對他說：「你的眉毛像大理石般的冷。」

「沒什麼，」他顫聲回答。「我剛才聽到鄰房有聲音在響。」

他擺脫她的雙臂，首先取走藍拖鞋，又把一張扶手椅放在那扇門的前面，藉以堵住那可怕的液體。隨後，把將朝向走廊的門打開一半，聚精會神地聽。他還大膽地走到英國旅客的門前。門關着，此時旅館已經有活動的跡象。二樓上，一位指揮官走下樓梯，鞋釘叮叮作響。

李回到房中，用盡愛所能給予的謹慎，轉彎抹角地把他們所處的環境分析給女友聽。

默下去有危險，急促地離開有危險，等到隔房不幸事件被發現後，危險更大。

這一席話所引起的驚悸，眼淚和愚鈍的建議，自不在話下。許多次，這兩位不幸的戀人投進對方的懷裡，哭道：「原諒我！」他們都各自以為自己才是最應該受到斥責的人。他們發誓要死在一塊兒，因為年輕女郎確信法官一定會判他們犯下謀殺英國旅客的罪。由於他們不知道能否被允許在斷頭台上吻別，他們此刻狂吻至窒息，好像在比賽用眼淚去灑濕對方的臉。最後，在講完許多荒悖懇切和鼓舞的話以後，他們承認李所想到的計劃（那就是說乘早晨八時的火車離開）是實際上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最妙的一個！現在離開預定時間還有兩小時。走廊一有腳步聲傳來，他們就抖個不停。

一眨眼間，他們已把小包的行李收拾好。旅館中的房客此時業都已醒來。他們聽到男侍在笑，女僕在唱歌，兵士們在拂拭軍服。七點鐘剛敲過。李勸女友飲些咖啡和牛乳，但她說，她的咽喉收縮得緊，假使她試進任何飲品的話，她會死去。

李戴上藍眼鏡，走出去付賬。旅館主人為昨晚的吵聲向他道歉。他說連他也莫名其妙，因為指揮官們平時是很沉靜的。李保證說他昨晚什麼也沒聽見，他睡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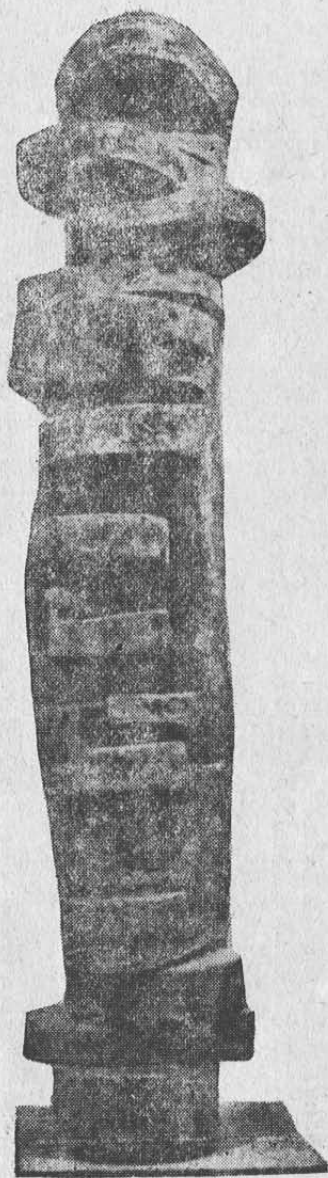
「我敢擔保，你另一邊的房客，」他繼續地說，「一定不會騷擾你。他沒有弄出許多聲響。那個人，我打賭他此刻仍然睡得很甜。」

李全身倚在檯面上，以免支持不住會倒下去。年輕女郎已跟着來了。她勾着他的手臂，把面紗壓在眼前。

「他是英國人，」殘酷的旅館主人緊接着說：「啊！一位值得敬仰的人物！但其他的英國人都不像他這樣的闊綽。這兒有另一位英國房客，他卻是吝嗇鬼。他以為這兒的一切都太貴；房間，晚餐。（下文轉五一頁）

歐遊印象記

■ ■ 瑪戈



四八、美術院畫廊、現代畫廊

威尼斯是個天然的商港，適合商業的條件；它自十三世紀佔了拜占庭的商港之後，便開始掌握東方的貿易權，至十五、六世紀而達到繁盛的盡端。其美術的發達，是靠着經濟繁榮、生活富庶而來的。當十七世紀經濟衰退之後，雖然也有大美術家的輩出，却已形成衰微的傾向，其造型美術從此就不再在歐洲佔着重要的席位了。其地瀕海，多運河水道，多船隻，多教堂，多繪畫雕刻，都是自古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和天然跡象。今日旅遊其地，也還是這麼的情況，由於天然環境的限制，即使她不能有所發展，與其他都市作現代化繁榮的比並，而特具的景物和風情，就只落得成爲遊覽的勝地罷了。今日而談到這地方的造型美術，實在已從古代的輝煌而

降至暗淡失色的情況，彷彿如同其狹窄的海口，已不足以容納通行海洋的大汽船，雖也可以通大海洋，却不是為世界航海家所注意。這是參觀美術畫廊和現代畫廊之後所得的感想。

我在留威尼斯的最後一天，自己一個人特地步行至大木橋彼岸的美術畫廊參觀。這畫廊的二層古風樓屋，面臨河畔，已從輪渡及艇遊之中看了不少次數，所以不需問路，很容易而可找到，廊中樓上樓下，擁有二十餘間陳展的廳室，從十三世紀以至十八世紀的作品，按着年代次序而排列，可稱恰當，尤其於威尼斯繪畫史證的研究，更是方便。

十三世紀及十四世紀的作品較少，只佔得三幾間廳室而已，且掛得距離疏遠，可見其時遺留品件的稀罕，其中皆屬宗教人物的題材，尤其是聖母與聖子的畫像，更是分量最多，且都屬於線型的表現，色彩生硬，青衣及紅衣之上，繪以纖巧金線的花邊，背景一派金色，顯出神聖嚴肅的氣氛，且幅度多不大，大概是供人家崇奉的用意，同時也見得中世紀的時候，威尼斯的繪畫也受到拜占庭的深厚影響。

到了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初期，才看到以色彩的光暗代替了線條的傾向，人物寫實，姿態自然，幅度也大了許多，不過由於應用一種 *Tempera* 顏料滲膠水或蛋黃為媒介，諧淡文雅，仍未充分顯出色彩的優點。所繪多屬宗教的題材，也兼神話的傳統，背景雖簡，也具自然景色的光輝。到了十六世紀，才見有油繪的應用，也才達到威尼斯色彩的妙緻。所謂威尼斯的色型繪畫，應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才見有風景畫的出現。遠在十六世紀的晚期，原已有世俗人物題材的風景配圖，且其配景之中的樓屋、樹木、山水，也具自然的寫實，且佔着相當重要的成分，只是未曾臻達純風景畫的程度罷了。在後來的純風景畫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水畫的全圖，山巔水陸之間，林木掩映，描寫細膩，極盡迂迴曲折的全般景色，人物細小，遊釣自若，頗若中國繪畫的大中堂，只是橫幅度的形式而已，倒是西洋繪畫的罕見情況。

以威尼斯為背景佳節慶宴畫幅，也很值得注意，雖然是風俗畫的範疇，却可從而窺得古代威尼斯的生活風貌。在十八世紀裡，顯得肖像畫的發達，同時風景畫也才具有篡奪了人物畫的地位。宗教性的神話題材與及貴人的寫真，從此便告斂跡。總觀威尼斯繪畫藝術的發展全程，值得讚嘆的還是在於人物畫的優尚，深賦人間愉悅的情緒，至若風景畫，雖也具有優美之作，却只是開露端緒而已，更高峯的發展，就不得不讓給後來居上的不列顛和法蘭西了。

引為憾事的，就是兩位富值文藝復興盛期的重要大師諦諦安和喬爾喬奈，却不見有足夠的作品陳展於其間。這兩入於威尼斯的畫派的確立是很具先鋒作用的。喬爾喬奈只有兩幅，就是貧婦的肖像和 *La Tempesta*。

前者以描寫平民階級的人物而顯見其時的大膽；後者描繪風雨將臨，雲層密布，電光閃耀的河邊屋宇及樹木景色，深具自然觀照的優妙，雖然近景的左邊有一裸婦，披著肩巾坐於樹下，喂嬰孩的乳，右角繪一似是牧童的人物，但人物較小，而風景成分較重，足為風景畫開始抬頭的佐證。諦諦安的作品幾乎無從發現，這一代巨匠的作品，已散佈於當地的故宮教堂以及全世界的著名畫廊，實在不易羅致，原也難怪，但總覺得美中不足。

同於色型與線型的出發點，泰勒在其「意大利旅行記」中有這麼的概述，他寫道：「在乾燥的地方，山岳如崇高壯麗的大建築物一般，高聳空際，寓象確立於清朗的大氣中，恰如尖銳尖頂突出於大氣中一樣，因之，在繪畫上的表現，線條是佔優勢的。……：在空氣溫潤而大氣本身是色彩的地方，眼睛便是色彩的畫家。」似乎威尼斯根本就注定了為色型的繪畫一般。可是依我的觀察，倒是不盡其然，因為十五世紀之前的威尼斯繪畫是帶有線型跡象的，如果追溯到十三世紀，簡直就是以線條為第一義的繪畫因素了。

回到現代藝術。威尼斯的現代畫廊計有兩所，其一在港口盡尾之處的 Riva Dei Sette Martiri 地方，另一就在市區裡的聖·斯打埃（S. Stae）渡輪碼頭的毗近，我所參觀的是後者的一所，由美術院畫廊趁輪渡前往。這庭建築物頗為寬大，也很古老，前門通大運河，後門靠小運河，樓下空着，地上濕氣很重，顯得有點陰森而發霉，也許這就是放空着的原因罷。不過樓上甚為爽朗，它擁有十多間的陳展室，雕塑、金屬焊接、陶塑、繪畫，作品頗多，似乎是向歐洲其他大都市的現代畫廊看齊，却是不見特出。不過陶塑作品的富有潑辣造形意味之處，是頗為可取的。繪畫作品打自印象派起，直至以後的各畫派，都有作品陳列，只是視覺藝術和物雜堆構仍未出現，未來派也告缺如。而所陳的現代繪畫，貧乏之中，還覺平庸，實在不能與亞姆斯特丹、馬德里等地比並，巴黎倫敦更不必說了。可見現代藝術所需要的土壤，是有別於古典藝術的。要是這裡具有現代化大都市的發展，也許情形就不至如此吧。

四九、到佛羅梭斯

我於九月四日大清早離開威尼斯，經一小時的飛行，於八時抵佛羅梭斯。旅行社早在威尼斯為我訂定的旅館，就在市區過河之處的臨河坡上，稱為 Silla Pension，雖是旅社或宿舍的標稱，倒是大旅館的模樣，具庭院及天台花園，表觀古樸，內裡全是新式的設備，且工人雜役，都能講英語，十分方便。

安頓停當之後，即請旅館主人為我購定當天遊覽市區 B 組的旅遊，於午後二時出發。先在這古城的市街繞走了一會兒，覺得這城市除了邊緣一些較為新式的建築物之外，一切都仍保持古代的風趣。街道狹小，教堂業

多，車輛也頗熱鬧，却是到處擠得不見通行。古代遺留下來的幾段城垣及城門，都已被擠在市區裡，現在已失却了防守的作用，祇供遊人憑弔而已。

亞諾河流經市區，河上有六座大橋，都寬敞而堂皇，而通達彼帶故宮的一座，歷史最為悠久，橋上加建着樓屋，滿擠着商店和攤販，售賣當地的美術工藝品，遊人甚為熱鬧，頗具古代市集的樣兒。據說這橋已具一千年的歷史，當十四世紀的時候，曾被洪水沖毀，但不久即告修復。河裡流水清澈，水位甚低，到處看得淺灘，大概此際不是雨季。而河中的小舟及沿岸的堤欄上，常見有一些臨河垂釣的消閑者，暇逸自若，也頗覺清趣。

在古市區裡看了一些著名的古建築之後，乃至西納利亞廣坊停車，參觀坊中的雕刻和烏菲茲畫廊，然後至市北郊外遊覽山野園莊及住宅區，風景甚美，且可遠觀佛城的全貌，屋宇雜湊，遠處大山環抱，氣勢甚覺雄壯。走到一處坡道上停車，讓遊客遠眺大雕刻家米克爾啓羅幼時寄居的鄉村。米氏是文藝復興盛期的三大美術家之一，自幼失了依靠，寄養在那鄉村裡一石匠的家裡，因得學習雕鑿石材的工作。他後來的成為大雕刻家，確與這童年的生活大有關係。據說村中絕無有關物品的遺留，所以引不起人們的關注，倒是很可惜的。

從此回至市區，參觀聖打克羅斯教堂。這是全意大利著名的古教堂之一，興建於公元十二世紀的後半，及至十四世紀末葉，才告完成。由於這教堂是古代佛城王侯及望族的禮拜所在，所以堂皇瑰麗，其中更葬有許多名人的墳墓，其建築的樣式，是哥特式與佛羅稜斯式的混合，顯示崇高的傑構，只是前方的大理石堂面，是十九世紀的補增。堂中兩邊的壁龕，葬有許多佛城的名人、政治家、美術家、詩人、文學家和音樂家。列往的拱門高聳，凡壁間的墓龕或紀念墓之下，都各供有美麗的大理石人體雕刻或繪畫，都是過去名家的傑作，而發現落體和擺的定律的伽理略、米克爾啓羅和大詩人但丁等，他們的墳墓或紀念墓，也都在這裡。

伽理略的紀念墓上置有他的胸像，滿鬚鬚，作仰望之狀，其緊張的表情，一看而知其非凡的氣概。胸像之旁是兩尊站姿的天使或女神，態度自然之中，帶具仰慕的儀態。伽理略創用望遠鏡以觀察天體，發現木星、衛星和太陽的斑點，證明地球繞日而運行，竟觸了教堂之怒，迫令改易其學說，終至被判入獄，其時已達七十高齡，却仍在獄中不輟研究，著書闡明其主張。看了他的雕像，真難怪表現得那麼不屈的精神了。現在人類已進入太空時代，科學的研究已得到充分的鼓勵，但緬懷過去科學家的飽受苦難，也不禁為之感慨了。

米克爾啓羅墳墓的石棺之上，供置其胸像，棺前供置三尊坐姿的女神，代表雕刻、繪畫及建築，以米氏的一身而精擅三門藝術，且躋達其時代的卓越，這樣的紀念表意，固然稱適，而龕座間的附飾雕刻和繪畫，更都似是採取米氏的風格，也達具體的優妙。這位一代藝術的大師，雖生於王侯扶掖藝術家的時代裡，却是愛好自由自在的工作，刻苦努力，一生忠於藝術，總算得到應得的崇拜。

教堂裡的壁畫甚多，都已形頹蝕，在晦暗的光綫裡，也只能辨認得相當體構而已。壁畫中之一部份，關係出於覺多的手筆，也很引為珍寶。匆匆走過之後，便至教堂後及旁街參觀手工業的作坊。據稱這一帶地方，是這城市的工藝業中心區之一，所製物品，號稱名貴，參觀者甚為熱鬧，購客也多，都屬婦女飾物及小件旅遊紀念品，及至結束遊程，已是傍晚六句半鐘。

晚上在旅館天台花園上用晚餐，餐後在客廳裡休息的時候，紳士風度的旅館主人特別誠懇，前來跟我攀談。他問起新加坡的人口，竟大大感嘆起來；他的意思，以為像羅馬那麼大的都市，只不過二百萬的人口，新加坡竟擁有一百七十餘萬，已將等於一個羅馬了！真了不得。

談起意大利的情況，他說，人口已成問題，但似乎沒有東方國家的嚴重。糧食是不夠自給的，須從巨哥斯拉夫等國輸入，却從工業品的輸出獲致補償。意大利的耕地並不多，大都是山原之區，但可以耕種的，都無不儘量加以利用，糧食還是不能自給，因此，只好發展工業，近十餘年來，情況已覺寬裕一點，要是像你們那麼高度的入口增加率，可真沒有辦法解決哪。……

我告訴他，馬來西亞的糧食雖然不能自給，須從泰國、越南以及緬甸等國輸入稻米，但有大量的樹膠、錫、木材和其他出產品的輸出，經濟倒很寬裕，我們不多種糧食，倒不是因為耕地的不足，而是有更好的收入罷了，我們的森林地帶甚多，也還未曾大量加以開墾。

他聽了以後，頗顯出羨慕的樣子，却仍認為人口問題的值得注意。他說：你們東方的國家，如日本、中國、香港和印度等，人口都存有問題，要是能够減低人口的增加率，又利用機械以從事生產，就得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才是理想的辦法，你以為對麼？

我表示同意，同時心裡也很佩服他的見解。

黃崖著

煤炭山風雲

定價一元
經已出版

鄰居們

仙夢

金山的
哀怨溝

各書在排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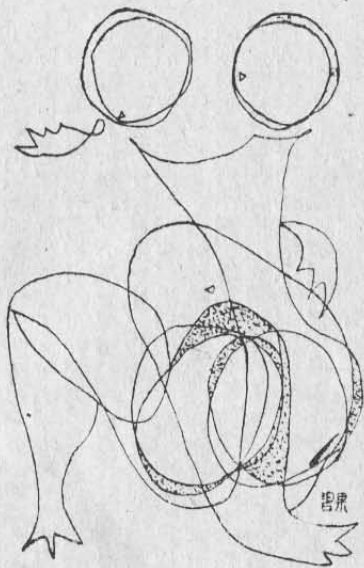
月亮在 我們腳下

· 梁園 ·

亞尼斯·賓地·哈志·沙末，女詩人，沙峇甘榜之花，青年男子的偶像，靜靜地坐在靠窗的塑膠椅上沉思，從旭日東昇到斜下的光芒從西面的山竹葉縫中透進來，涼風拂拂，知了悠揚的長鳴，葉濤如海的低吟，甘榜的下午，一切是靜悄悄的，懶洋洋的，妹妹們午睡了，弟弟們出去叱咤河游泳垂釣，母親到鄰家閒話，她並沒有感到寂寞，手裏握的原子筆，有時候衝在口裏；有時候敲著額角，原來，她正為發表在「猛迪卡月刊」的一首詩，備受各方面的抨擊，陷於極端的苦惱中呢！

「一個馬來少女的命運」是她的近作，一首她認

為最滿意的詩歌。是的，她今年雖然是二十歲，可是，看到多少年青的馬來婦女的慘痛遭遇。國家是獨立了，社會是繁榮了，甘榜是有電火和電視了，甚至公路也有了，可是，婦女的命運仍不是由自己作主宰。離婚，迫婚，被拋棄，納妾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女人有甚麼希望呢？她親眼看到一個被人拋棄的婦人，帶著孩子去出賣靈魂，去找活。她以第一人稱，抒寫這棄婦心裏的哀傷。並在后記中說：「我們馬來文壇走的是現實主義的道路，在詩歌裏也儘量發掘社會的問題；我覺得，這不應當作一種教條，天才必須自由發展；我大胆的寫這一篇刻劃心理的詩了。這是我的舊



試。」

她立刻受到攻擊了。大多數批評者的矛頭投向她的悲觀主義精神，認為她向讀者們灌輸的頹廢低唱不够健康，沒有戰鬥的革命氣息。有的強調她的文體太古典，不現代化，大眾化。她發覺到，「猛迪卡月刊」以三期專輯討論她的作品，好像從要天上把她摔落地，她五年來建立的藝術風格必完全破滅了；她有整整一個星期，晚上不能入睡，飲食也逐漸減少，她瘦了；她時常在想：我要怎樣為我自己辯護呢？

她想得疲倦了，兩個無神的腫子望出窗外，芒菓樹上跳躍幾隻麻雀，她想：我能變麻雀就好了，多自由啊！芒菓樹叢外便是芭場，是她父親的平地，近來斬伐了野草，種下幼樹苗。附近新村的一個華人便租過來種香蕉，一面義務的替地主除草；地主則義務地替華人看守香蕉，互不吃虧。現在，一個年輕華人男子赤著上身，頭戴圓形斗笠，在陽光下默默的鋤草。她每次看到，就想：「河浪秦真勤力呀！」

「仄尼斯，你在看我嗎？」突然，樓梯下出現一位粗眉大眼，精壯結實的馬來男子。

「哼！貓鷹也想月亮垂青！」她微微怒著噴道：「馬哈拉查力拉，你上來吧！你很久不來了。上次你和賽莫哈默的辯論，我作主席的是失敗了，我真沒有偏袒任何一方。我對不起！你走了之後，我跟著走了，我沒有和他划舟游玩，我怕我爸，好在他現在去麥加朝聖了！你上來吧，我煩惱得很……。」

朱基弗里脫鞋大踏步上來，大力的坐下，說：「

你的詩寫得很好吧？哈哈！不過，能引起這麼多人注意，即使失敗了，也是成功的！這很合我的胃口！我很想幹破壞的工作，或是革命，或是參加政治，我只想引人注意，出一下風頭！……這就是民族主義精神了！我發覺到每一個青年的情緒有欠冷靜，尤其是獨立後，有人說這是危險的，我個人認為是好現象！好像我到東海岸去調查，離婚率一直在增高……。」

「慢一點。你認為一杯水主義是好現象嗎？」她站起來，認真的看著他：「哼！男人心，不知足！我要為我們婦女提出嚴重的抗議……。」

「哈哈！抗議！空雷不雨，一切新奇都戰不勝習慣和傳統，何況我們還有可蘭經，男人可以娶四個老婆！哈哈，要是有一天，我這社會改革家也要復古一下，享享多妻主義的樂趣！告訴你，我有一個驚人的研究統計報告，一個男人娶了幾個老婆必就安定了，對社會的治安很有幫助！我可能要寫這篇論文。你知道，我現在有地位，有名譽，有汽車了。再說奮鬥多年了，我要停下來休息一下，Enjoy Life，也是理所當然。我學院裏的同事，以前的革命派、作家、民族主義份子，現在一天到晚講究享受，討論性的問題，對你講這些，真不雅，對不起，但事實是如此，我們正愁著要怎樣打發時間呢！我現在回來渡假，甘榜裏的人說我的眼睛生在頭上了，他們懂得個屁！他們是落後份子，無可藥救者！我們才是創造的少數！我們應該有高等的享受！對了，下個月回校上課，我主張加薪；政府不加薪，我提議集體罷教！當然，一切由

我來領導！哼！你看我離開甘榜沙峇一年後，有多少改變嗎？」

朱基弗里·賓·希洋洋得意的吞著米蕉，雙眼不動地望著亞尼斯。她感到尷尬，避開他的視線。

「吡叻河水仍是向下流着，米蕉倒是變大了，甜絲絲的，亞尼斯，是你爸種的嗎？」他拿著一隻拋上拋下，像魔術家般表演。「我說，現在馬來人較進步了，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領先……噢，那個年輕人是誰？你爸把土地租給華人？米蕉是華人種的？」

亞尼斯點點頭，說：「那年輕人叫亞忠，陳發的長子，聽說高中畢業。我爸常說華人勤力，我不相信。現在，我在窗口每天看到他們不停的工作，我信了。他們的財富是應得的。我要寫一篇詩，歌頌他們的勤力。因亞朱基弗里講師，你研究出甚麼道理來證明我們馬來人也勤力呢？你早年的努力是可敬的，可是，等到作了講師，你會努力下去嗎？這次我的詩歌論爭，哄動整個馬來文壇，你和賽莫哈默就沒有參加。我巴望你們拔刀相助，可是就沒有消息。好了，現在我問你，你支持我的看法嗎？」

「這個，這個，我……我……哈哈……我……我們學院不訂『猛迪卡月刊』，那太通俗了，低級了，我們看英國的『文匯』，美國的『大西洋月刊』，大學的學術雜誌，那些高級的……我有聽到你們的論爭，這是很好的現象，唔，唔，我說是學術的事，越多爭辯越好。不是我不支持你，我試想尋出一些充份的理由，你看，太陽多熱，那年輕華人還在工作，是我，

寧願躺在吡叻河裏了，這是宗教上的不同，我是說，我們馬來人有馬來人的文化生活模式，這是可貴的，我們應該大力發揚它，不過，在生活上，我喜歡穿西裝，那是比較方便一些！總之，哈哈，今天天氣很好，你熱誠招待我，你的詩又引人注意，我很快樂，亞古很滿意。亞尼斯，我想邀請你出席青年俱樂部舉辦的文化晚會。一些青年學披頭四，唱爸爸媽媽的歌，有趣極了！你，高貴的淑女，肯給我一點臉嗎？」

亞尼斯聽到對方一套說話，咬緊筆頭，沒有表情的搖搖頭。

「甚麼？你不答應。我失望極了。我的跑車在外面等你呢！我告訴你，賽莫哈默也回來活動了，這傢伙，不學無術，原是唸文學的，現在大搞政治，要作國會議員，要被封為且施利、拿督、哼，哼，為人民服務呢！他懂得甚麼是人民的願望嗎？他只知道抽煙斗，講吃，跳舞，他甚麼也不懂！倒是我懂，但是，我不想幹！你要知道甚麼理由嗎？……」

「密絲亞尼斯，原諒我，你近來好嗎？」樓梯下站著一位修長身材，神情瀟灑，穿著閃閃發光的馬來傳統服裝的青年。他站得畢挺，右手向她致敬。

「啊呀！講到你，你就來。亞默，你甚麼時候從首都回王城？你好嗎？」

賽莫哈默一面笑容，緩慢的說：「我到底是要回來的，吡叻的河水多清呀，吡叻的風景多迷人呀，一切都富有詩情畫意，你看，我到底是回來了。為的是甚麼呢？啊，我們的大英雄，馬哈拉查力拉，講師，

也回鄉了，很好，很好，一切都沒變。下面多涼快，清風習習，大家下來談談吧！講到樹下清談，我想起泰戈爾的國際大學，泰戈爾有一句話說……」

朱基弗里大聲喊道：「這裏不是賣弄學問的地方，要嗎，我們上電視辯論……」

亞尼斯皺皺眉頭，說：「你們怎麼一見面就爭吵？聖先知說過：學者的品級，居于第三；學者以上，惟有上帝與天使。你們應該和平共存，互相敬重。」

「是呀！是呀！」賽莫哈默接著說：「我生平最懶跟別人爭吵，但爭吵之風在我國已經像野草般生長起來，也許是半島和氣候的關係，我們總想找刺激，我怕有一天，大街小巷的人都停下來爭吵，啊，你說多可怕呀！你看，那個華人青年還在烈日下工作。大英雄，你是思想家，談到思想家，我要引述一句孔夫子的話，他說……」

「嘻嘻！」亞尼斯笑出來。

朱基佛里下了樓梯，穿上皮鞋，梳好頭髮，整一下西裝，說：「基拉，你真像一部成語字典啊！當你從事競選時，面對那些無知的村民，你可以胡說八道，可是，對於我和亞尼斯，這完全是廢物！我很清楚的了解你，你到來王城收買政治資本……」

「因仄朱基佛里，」賽莫哈默一面玩弄籠裏的喜鵲，一面說：「這是不公道的，你侵犯我的私生活了，你不是敵對黨派來的特務吧！我從事政治，爲的是替人民服務，促進國家的繁榮，我連一點個人的理想也忘掉了，這是一種民主的精神呀！講到民主，我要

引述洛克的格言，不，是林肯的，他曾經說……」

「我要說，林肯還沒有成功，美國的黑人還受到歧視。我個人雖不反對民主，但認爲專制也是好的。這要看是怎樣的統治者。好像……唉，天氣真熱，熱得怕人！我流很多汗了！我們的國家有冬天就好。在這炎熱的赤道上，民主是行不通的。我們……」

「好啦！好啦！不要再說下去了！話是永遠說不完了。亞拉在上，你們好心說別的，比如我那篇詩：一個馬來少女的命運……」

「對啦！馬來少女的命運，她們很慘，她們是弱者，我替她們可憐！」賽莫哈默嘆氣，說：「因此，我決心出來競選，鼓吹婦女起來，爭取她們的權利！在這二十世紀，民主政治制度下，婦女們的權利一定要受到合理的照顧，密絲亞尼斯，我非常同情你們婦女，我認爲多妻制是不合理的，我要爭取一夫一妻制！講到這點，我要引述山額夫人的話，她說……」

「哈哈！哈哈！」朱基佛里仰天大笑，聲如洪鐘，說：「好一個婦女代表，婦女的保護者，我敬愛的因仄，本來的議員先生，請問前一個月在吉隆坡的峇都律，你右手牽著一個小孩，你身旁那個漂亮的女人是誰？如果是我，打腫了面皮，也不敢在這裏演講。因仄，你說對嗎？」

亞尼斯咬著嘴唇，瞪著賽莫哈默，面色鐵青。

「這個，我想解釋一下。我不必多說。那天在大華戲院看戲，我看見一個馬來青年伴著一位華人小姐，樣子很親密。我可敬的大英雄，我不是說你，講到

間諜的歷史那可追述到馬哈拉查力拉以前的時代，我想拿亞諾，湯恩比的一句話……。」

「喂！基拉！你別破壞我的名譽！」朱基佛里神色憤怒，又起腰來喝道。

「我沒有破壞別人名譽的必要！講到名譽，英國人認為是第二生命！仄尼斯，請你相信我，我不是大英雄用克里斯也刺不穿的厚面孔，我沒有武裝，我不懂史拉拳，空手道，合拳道，還拳。講到拳術，一位中國師父說……。」賽莫哈默吸著煙斗，態度悠閒。

「可是，那是事實！端賽，你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我沒有，我只是玩玩！逢場作戲而已！仄尼斯，我還沒有第一位太太，我……。」

「好了，好了，我頭昏了，你們走吧！我要上樓休息了！我忍耐不住，我要跌倒……。」仄尼斯手扶著欄杆，一步步往上走，頭也不回去望他們。

「你破壞我的名譽，因仄基拉！」

「彼此，彼此，可敬的大英雄！」

兩個人怒目而視，各自駕車絕塵而去。仄尼斯睡到夜晚才醒過來，推窗外望，看到此叻河裏一個明亮的月亮。

「我們馬來婦女，不，所有的婦女姐妹們，爭取權利，就像抓住月亮，月亮雖在我們的腳下，我們仍抓不到！唉！」

完

（文接四十一頁）

那位闊綽的英國先生要付給我一張五英鎊的英國現鈔；算是付還一百二十五法郎的賬。等一等，先生，你一定知道——因為我聽到你和夫人講英語——它是否是真的？」說着他拿一張英國鈔票給李看。鈔票的一角有一小滴紅色的污點，李馬上認出它是什麼。

「我相信它是真的。」他說，咽喉好像被人勒住。

「噢，你還有許多時間，」旅館主人說，「火車八點才到。它時常遲到。請坐，夫人，你似乎很疲倦。」這時，一位肥胖的女僕走進來。「快！一些熱水，」她說，「英國富翁要茶喝！替我也拿一個綿刷來。他昨晚打破酒瓶，滿房間都是褐色的酒漿。」

聽了這些話，李與女友跌坐在一張椅子上。一種極端強烈的傾向佔有了他們：他們想縱聲狂笑。他們盡力壓制自己，不使自己笑出聲來。李歡欣地按住女友的手。

他對旅館主人說：「我們不走了。等下午兩點的火車來時才走。請你替我們準備一頓豐富的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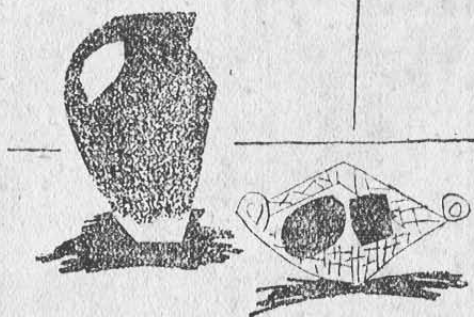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兩渡重洋

(九)年四十引龍——

官，他是喝過海水的。另外一位族兄，是留法的勤工儉學生，不知他有沒有進過法國的大學，至少喝過海水，算是留學生。在我的生活圈中，只有他們出過洋。如果再加兩位，便是當時的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是美國留學生，姑外公的一位朋友徐慶譽博士也是美國留學生。在小學會考時，看見過一次朱廳長。在姑外公家見過兩次徐博士，後來他在青年會公開講演，我也跑去聽了一次。想看一下留學生，似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謝抗日期間的免費大學教育，我家沒有賣掉一石田，我便大學畢業了。四年都是官費，爸媽只給我一筆赴重慶的路費而已。



小時候，我很羨慕大學生，尤其是文大學生；因為我們黃家那一族，只有三幾個大學生；而外婆家的親戚，多是武大學生，例如舅父、姨丈和姑外公都是陸軍大學畢業的。我想總有一天我也要進大學。我的雙親從沒有和我提過這些，當我高中畢業之後，我想進陸軍機械學校，媽媽也不會反對；爸爸自己是軍人，不想我走他的舊路；正像我不想我的女兒教書一樣。

至於留學生，那更不必說了，我連做夢也不敢想像。戰前要讀四年大學，不賣掉十多石田是無法維持的。要到外國去留學，先要在國內大學畢業，出洋要一筆路費。這樣一來，沒有五千八千光洋，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一位姨丈做過駐日大使館武

在大學中，教授多是留學生。我沒有想到要做教授，但是，我卻想做一個留學生。在我大學畢業之後，當時有自費留學的考試制度，我不敢問津，官價外匯也買不起。我既是學外交的，將來到了外國，便可以找一間大學讀書了。這種想法，相當幼稚。因為外放的人，在外國住了多年，很少有進大學讀書的。

到馬來亞之後，看到受英文教育的多把倫敦當祖家，有錢的子弟都要去一趟；我反倒無此雅興了。

在前面我曾提過：教育部會召集一次華文中學正副校長的講習會，當時的心理作戰專家彼德遜講演，大誇英國中學教育為世界第一。有人提出：爲什麼不讓我們到英國去看看。他向提學司魏菲爾一指。那知魏菲爾竟大發脾氣，弄得大家不歡而散。後來侯士先生爲了打圓場，疏通英國文化協會出了一筆錢，約了一位華文中學校長去了一次倫敦。

墨甘霖問我爲什麼不去？我說：做夢也不敢想有機會用政府的錢去。我心中倒起了意念，我爲什麼不到英國去留學？後來，美國新聞處的人來校參觀，提到邀請我赴美。我也認爲輪不到我，因爲美國八處處從大地方着手。所以我一直在打算：遲早要去英國讀書。

一九五三年，龍引開始辦高師班，我做校長，卻不是學教育的，很多東西都不明白，自己都感到有點不對勁。五五年，教育局又要到龍引開辦假期師訓班，我必須做主任；我更感到我有赴英研究教育的必要。

我與振中先生商量，他非常贊成。那時的柔佛州華校總視學官耿威廉總說我有意赴英，便爲我設法找獎學金的。當時我還不是公民，又是做華校校長，我已不存奢望。想不到耿先生竟替我找到了中英獎學基金託管委員會的獎學金，由他們介紹，進入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就讀。我非常符合他們的條件：我是華人，已經大學畢業而且具有學位，年齡也不大。唯一的條件是要我學成之後，回原留地服務若干年。對我來說，這不成爲條件。於是，我在做留英夢了。

想不到耿先生介紹給我接頭的駐星負責人回英渡假，我的姓名沒有列入預算，要遲一年才能批准。這時大家知道我要赴英，我自己心理上也有赴英的打算。突然不去，好像是一件丟臉的事；這一年也難熬。我忽然想到自己出錢去就不成問題了。耿先生勸我何必急，等一年有獎學金不是更好。

我立刻與振中先生商量：我的薪津有八百元，大部份是小學新薪津制的校長薪津，是由教育局發的，讓我向教育局申請帶薪深造。董事會發的薪津，我不拿，可以津貼一些給代理校長。他立刻同意。教育局的薪津只够我在英的費用。我又和錢愛華兄商量，每月借我二百作家用。他一口答應，要我只管放心去，無論如何要讀一個博士回來。後來我留英一年，考到一張教育文憑便回來了，他很失望。再隔一年，我將他借給我的錢，分兩次還清，他也很不高興。

董事長既然同意我去讀書，我便將校務作一安排，準備就道。那知一切妥當之後，英國政府又不准我入境，也沒有說明甚麼理由。後來找到墨甘霖替我担保，發了一個急電。那電稿的內容，他始終沒有告訴我。

中央獎學基託管委員會沒有獎學金，連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學額也沒有替我保留。我又趕去星洲。這時星洲代表是由李紹茂先生代理，他替我寫了一封信，說明我自費赴英，替我找到了學位。

我向柔佛州當局申請有薪假期，也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某位朋友告訴我：振中先生和州秘書私交甚好，由他寫信毫無問題。那知振中先生的信，由州秘書發下來，主管人員頗不開心，以為我們從上面壓下來。我一時也按捺不下脾氣，幾乎吵起來。結果又要我再寫一封申請書，算是解決了。

新文龍三區董教分別設宴，熱烈歡送。本校師生，更不在話下。峇株一些朋友，也是不斷邀約，飲宴無間。這一份盛情，我非常感激。十餘年後的今日，我仍可回味。不過在當時，我倒是有些麻木。離情別緒，總是不能心安。第五個小孩即將出世，我要遠離，使顯敏多一重心理的負擔。我們已有四個女兒，雖然沒有重男輕女的感覺，兩個人的內心，自然都希望第五個是男孩，期待的焦灼，也使心緒沉重一些。

在另一方面，我也有前程似錦的感覺。我要去英國留學了，我也是留學生了。童年的幻夢，竟成了現實，我有喜樂，我有驚駭；我有滿足之感；我也有不知所措之感！

振中先生同意我去，他沒有問我要去多久。我先只作一年的打算，說不定三年五年。他沒有問我學成是否仍回龍引繼續服務，我也沒有向他作任何表示。在我們之間，似乎是心如靈犀一點通，用不着說得太明白。在我這方面來說，我對龍引學校沒有任何義務，我只支政府的薪津，我沒有拿董事會的薪水。

我離星赴英的那天，赴機場送行的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星戚友已經是幾十位，振中先生發動了董教學三方面，開了兩輛校車去。我最怕驚動別人。在星戚友，我已是千辭萬謝，請他們不要去送行。那知到了機場，黑壓壓的全是三區的人，我只有感動。因此也沖淡了離情別緒，髣髴是教師節的聚餐一般。

至今，我仍不明白振中先生爲什麼要熱烈爲我送行，因爲他不是一個注重形式喜歡庸俗的客套的人。在英國的那段期間，他寫過一兩封信給我。有一次，我請他寄有關馬來亞的資料，他竟用航空郵寄了一大包。

我在英國時，茶葉吃完了，他也用航空寄了兩斤給我。

這些雖然都是小事，可是給我的印象很深。我想：也就是在這些地方，使人特別感念他。

他每日早起，一定要先喝一杯茶。他對於茶葉，相當講究。我收到他寄來的茶葉那晚，我竟喝茶喝醉了！這也是奇聞。因爲只有喝酒喝醉的。

(上)